



茗溪集卷第四十八

墓碑

宋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永興軍路馬步  
品級又中軍副都總管特贈左武大夫光州防禦使  
累贈太師魏國公揚公墓碑

揚氏出姬姓晉大夫羊舌氏至叔向食邑于揚其子  
食我以邑為氏食我黨于祈盈得罪于晉子孫或逃  
居華陰山谷中戰國時有名章者出焉寔始為華陰  
人族望至漢乃大魏晉隋唐冠冕蟬聯代不乏人在  
唐為尤盛其仕于朝者居第列于三坊曰靖恭曰修



行曰新昌子孫分為四院曰關西曰蜀中曰淮南曰浙中今散居麟府鴈門等郡者皆關西院子孫也在江南閩越者皆浙中院子孫也名卿才大夫將臣相臣以勲德著見于史名字不可疏舉公諱宗閔字景賢代州崞縣人也曾大父信以儒學稱于鄉值五季亂晦迹不仕大父日新明經上第仕至承奉郎賜五品服父仲臣舉明法科仕至宣德郎贈中大夫累贈太師代國公少尚氣節嘗語人曰丈夫處世要以功名自見不能為章句儒豐鬣長身以絕倫科試藝殿庭與衛士較騎射皆莫及

奏功第一進秩二等虜復謀大入朝廷知之詔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為都統制擣其腹心以麟府路軍馬來承慶為河東路統制折可求副之延慶深入失道斃于叢薄沮洳之間賊盡得其幟立之公時為統領殿後距二里餘疑不進遣騎往覘果賊也伏旗誓師以短兵力戰曰吾為爾先縱馬趨堆阜陷於橫淖賊十餘騎呼而下公躍馬馳上手殺數人士卒爭奮大破之斬首千餘獲牛畜十餘萬計其後李遇昌又以兵二十萬出一道將圍府州且盡略河西諸城公諜知之曰虜畜死矣乃以橐駝二千運糧于寒冷骨堆



駐兵以待曰虜必出此既而果來公命他将守之獨  
提輕騎一萬由石州監軍路攻夏州且入靈武境遇  
昌日夜馳三百里奔救其國公設伏橫擊之斬獲不  
可計後二歲戎主命遇昌以數萬騎再入寇且大言  
曰可持四鐵環昇神堂寨來公預知之託遠遊獵伐  
木盡塞其所當出之路纔通單騎賊果大至魚貫度  
隘公乘其未定擊之四戰四克一日神堂寨報賊至  
公不介而出寨人呼噪曰將使先擊賊矣踰城越塹  
從公者萬餘賊遁去或問之公曰寇已薄城待擐甲  
整軍而出且掠而去後當復來彼猝至兵必不多是

神宗皇帝偉之特授三班借職調鴈門縣巡教保甲  
益習孫吳兵法星宿孤虛之書且喜閱史熟古今方  
略尋監通遠軍茶場改授監通遠軍鎮公事用薦陞  
湟川管界巡檢嘗會獵野食公兵不滿百夏人騎千  
餘奄至公連射三騎皆仆賊沮却乘勝擊之斬獲甚  
衆解圍湟部以多受賞崇寧初朝廷復以湟賜青  
唐羌改授岢嵐軍兵馬都監再錄前功進秩三等任  
滿徒濱州管界汾河海水陸巡檢再調慶州兵馬都  
監改知環州興平城未幾擢為河東第四副將駐汾  
州公請易極邊自効移涇原第七將就遷河東第三



副將駐烏龍寨夏人叛盟寇麟府御筆特遷第三將  
護大和神堂惠寧銀城等寨及靜塞城宣和初夏人  
寇西邊有旨麟府路軍馬党萬知府州事折可求為  
之牽制率步騎三萬自右廂軍道入寨二百餘里無  
所遇二帥結營自固獨命公以萬騎深入又百餘里  
見空寨二公曰是不可復進會大風塵沙蔽野公意  
賊且至退據福慶川二澗以待之賊騎二萬餘將涉  
澗薄我公乘其半渡鳴鼓鏖戰斬首千餘級比還二  
帥夜出勞公、請自左廂監軍道以歸地雖迂無掩  
伏之虞既歸聞賊帥李遇昌果以鐵騎數萬扼故道

可擊而走也聞者歎服朝廷以極邊不可無公就  
陞太原府路兵馬都監歷三任不徙其後議興燕山  
之役以公統領麟路軍馬駐兵武州之徧頭獨運獨  
運者契丹梟將小護虜之故居也護虜極力以爭屢  
矣後復以契丹騎八千步二萬據金竈山以書約戰  
公遣二部將以兵當之二將敗還公知其堅命曳柴  
以進揚塵亘天以勁卒由山背蟻登直下護虜驚逆  
潰亂公夾擊斬首甚眾護虜奔于西戎招集散亡西  
北雜胡羌後二年以眾三萬復至圖報金竈之役公  
再命部將往擊戒曰賊少則擊多則避公登樓望之



謂其下曰吾料賊且置獨運直出場蜥川趨西寨已  
設伏待之語未卒塵埃全起蜴蜥川賊果悉衆趨西  
寨伏兵迅發賊首尾斷絕追擊三十餘里斬首二千  
級可求以公數勝護虜西北千里貼然奏乞不次賞  
之未報淵聖皇帝登極特加貴州刺史徙知豐州未  
赴移知麟州時金人破代圍太原 朝廷命折可求  
節制麟府路軍馬往救公告可求曰 朝廷命公解  
圍顧安出耳今由汾陽進以步兵當突騎不見其利  
願節制建上將之旗鼓行而東聲言救晉假我精騎  
二萬攻其必救之所則太原之圍自解論祕不傳可

求雖心善之卒不能用以至失律僅以身免可求以  
便宜陞公為前軍統制軍馬河東路兵馬鈐轄靖康  
初載西戎乘間攻取諸城無援而降者半長子震時  
知麟州建寧寨虜攻其城公聞之曰吾子忠勁類我  
必不免已而果然是冬 朝廷遣聶山再割三鎮金  
人以麟府豐盄西夏可求命公之保德計議尋棄城  
由河西入晉寧公至保德傳舍悟可求給已亟走晉  
寧四日不火食既至誚責可求且勸令勤王可求以  
公為河東路統制軍馬中道為廊延經略使張深所  
止令保境上駐軍高頭平為廊延中路統制軍馬



今上即位南京除京兆府路軍馬鈐轄尋陞兵馬副  
總管公始至與經略使唐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  
我有距此絕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為守禦  
計以待水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公退  
語所親曰事危矣建炎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軍乘  
冰渡河西騎數萬趨永興永興無備或勸公去曰吾  
結髮從戎蒙國厚恩行年六十有七惟有死耳他非  
所知明年正月十日城陷公血戰而死公自三班借  
職以年勞賞功及

徽宗皇帝登極八寶赦恩等前後官至武功大夫以

死節聞特贈左武大夫光州防禦使官其孫三人以  
孫存中貴累贈太師魏國公母宜人檀氏雍氏俱贈  
秦國夫人娶賈氏繼室劉氏皆贈秦國夫人公四男  
子震敦武即即死事建寧寨者也霖鄉貢進士雲承  
信郎霆承節即皆早卒女三人適同郡鄉貢進士王  
仲舉靳亮何克孫七人存中見任少傅寧遠軍節度  
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居中執中皆早卒師中  
右奉議郎新添差通判嚴州軍州事彥中未仕安中  
右儒林郎添差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守  
中右從事郎添差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司差備差遣



孫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次未行曾孫男三人僕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任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僕右承奉郎僕右承事郎曾孫女五人尚幼公天性純孝事繼母雍氏如事檀氏及死不食者數日持身清約疾惡如仇歷事五朝忠勤一節料敵應變智略縱橫出入數等御下有恩士卒樂為之死故能以少擊衆轉敗為功勇于為義不見所難劉延安慶之血公既勝虜而還行並茂林聞號呼聲就視皆以柳貫其髑枝連數人加于橐駝之上殆千餘蓋延安綏德軍米脂城人也公駐師命脫之將士以去我境尚二

百餘里有難色公卒護以歸他日道福延安綏德郡人皆出迎炷香遮拜曰此揚髯耶非阿父我輩安得生其急人之難類此帥守部使者薦公凡五十餘人以謂有古良將之風及其歿也識與不識咸嗟惜之公平居教子孫未嘗不以忠孝兩言為軌軸故子孫遵行之弗失公既歿若干年少傳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郡縣某鄉某山之原以某昔者嘗銘先秦國劉夫人墓更以見屬某雖不敏既不獲命則退而思之自昔忠孝之家子孫相承以功名始終無愧者百不一二柳宗元作平淮西雅美李愬之功曰西



平有子朕亦有臣于是知世濟其美為時焜耀匪直其家繫國是賴今少傅公翊衛

天子備殫忠勤忠肅孝恭克紹家法上所眷禮隱然為中興名臣位望之隆于前有光然而功成不矜寵厚益謙獨拳之為以先世名節不白于將來是懼某雖陋其何敢卒辭銘曰

揚為顯姓

世澤以滋

由漢及唐

別派分支

公家鴈門

奕々有聞

儒學相授

位微德尊

公曰丈夫

志尚各異

我必以功

自見于世

惟時夏童

跳梁干紀

躡我西陲

幾無寧歲

公初即戎

氣已蓋眾

雙帶兩鞬

射則命中

鏖戰腥羶

采踐斥鹵

固敵是求

計不返顧

公身居先

將士內激

凡師所臨

當百以一

料敵制勝

不愧古人

機變橫出

捷若鬼神

晚佐永興

遭時艱虞

連城不守

援絕勢孤

人或謂公

子盍去諸

公曰國恩

必報以軀

帝為嗟悼

告第䟽祭



熟慰忠魂  
位在九棘  
光大厥家  
孫又有子

公有孝孫  
勲名孔昭  
未見窮已

孝孫翼  
恭順靡忒  
天其賚公

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累贈太師秦國公揚公墓碑

揚氏望于開西由漢魏隋唐以至國朝世胄聯延  
列第分坊傳龜襲紫人物門地之盛莫與比倫支分  
派別散居四方自公曾高而上皆葬代郡遂為代之  
崞縣人公諱震字某其明經上第歷保定清源二縣

主簿已而挂冠恬養丘園終承奉郎賜五品服諱日  
新者公之曾大父也年少有聲九上禮部再舉明法  
中第歷臨晉孟太谷三縣主簿賢而有吏能為忠宣  
范公所器以宣德即致仕累贈太師代國公諱仲臣  
者公之大父也公之考諱宗閔少讀書有志節嘗曰  
吾祖居鄉間歲飢發廩粟輕價速售俾糴者自操斗  
斛不問折閱闕邑庠延鄉先生教授邑子論者以為  
功利及人宜有後吾意丈夫當以功名自見章句之  
學不足以發身成業既而以材武絕倫試藝殿廷出  
衛士右神宗皇帝偉之補三班借職歷事五朝名



聞西北二邊建炎中金人犯長安守節以死終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永興軍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累贈太師魏國公。勵于學能文善書精騎射質貌魁偉沈塞有謀魏公在諸子中特奇之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使調河東經畧司指教遇其下有恩且誨且勉閱試中程者多部刺史交薦之秩滿改授慶州監酒繼授安邊城巡檢太原帥薛嗣昌遣將自豐州寧邊保寧等寨進討西夏公隸嵐石路軍馬來承慶至砮沙流遇敵斬首三百餘級進至傾吳堆盤生擒酋長屈鬧復斬級二百以功轉三班借職官制行改

承信即人有致饋于公者公謝之饋者曰我輩願效之何嫌公曰始吾父命之名寔慕漢安平公侯以清白遺子孫且曰尔勉之無爽四知之戒自是吾守此言如護頭目今尔以無名之賜加我其可乎及代城民哀金以贖曰惟公我輩無噍類公一無所受政和中三朝廷議復臧底河命河東帥任熙明會合諸軍自晉寧綏德兩界分討將校驍勇者咸在公居選中賊據山為城下瞰我師動息輒為所得諸將三却尋募能土工者穴城師再進角樓自墮公率數輩拔劔先登斬擊十百人大軍乘勝平其城上功第一遷成



忠郎宣和初河東帥奏公克平定軍訓練軍馬三年  
方臘盜據抗睦朝廷命姚平仲為都統制征之公從  
折可存自浙東追擊至三界河鎮與賊遇斬首八千  
餘級追襲至剡上虞天台樂清四縣取韋荒朝賢六  
遠三洞至黃巖賊徒呂師囊據斷頭山扼險拒我前  
輒下石死傷者衆累日不能進可存問計安出公以  
輕兵緣山背上乘高鼓噪矢石交發賊大驚潰復縱  
火自衛公曰机不可失也乃被重鎧皮袴褶與敢死  
士履火突入生得師囊乃梟賊首三十餘人復有號  
余大翁者以萬衆圍永嘉踰月公從平仲可存兼驛

星馳解之且白大師貸脅從無知之民不可以數計  
師還諸將請優加褒異特進五階至脩武即叙遷敦  
武即知麟州建寧寨建寧戶雜蕃漢罵訟難以理曉  
公剖決曲當上下悅服至不忍欺初契丹驍將小護  
虜奔于西戎居清肅河清軍招集散亡雜西北胡羗  
衆十數萬破豐州攻麟府城寨魏公統領麟府路軍  
馬屢摧敗之盡得其父母妻子靖康初金人圍太原  
冬十月驅幽燕叛亡與夏人奚人等兵大至建寧既  
合圍護虜叩城語公曰尔父奪我偏頭獨運之居又  
敗盻窻山掩我骨肉吾忍死至今尔舉城降吾全汝



軀命不然皆齏粉矣時寨兵精銳悉從折可求死于  
交城之戰所餘總老弱百數守志弗堅公毅然曉衆  
曰汝等父兄俱死于敵于汝為讎不待吾言而後喻  
也上報國息下雪親寃在此時矣衆乃聽命日夜奮  
厲縋城撓賊斬獲甚衆賊怒濟師急攻闕旬城中矢  
盡公嚮麟府再拜訣曰兒報國以身不得復為孝子  
矣左右皆泣下不忍仰視頃之城陷公揮短兵力戰  
歿于闕闡時十有八日也年四十有四二子死之闡  
門俱陷于城初魏公聞建寧圍曰吾兒死矣其忠勁  
類我已而果然公熟古將方畧能伺敵情每從魏公

出征決策取勝其得居多志在立名不苟求富貴浙  
東賊平折帥竒其材欲以子女通婚公謝之或曰折  
氏求子非子求折氏公曰不然吾祖皆以器業自奮  
安能倚姻家幸進取非偶之訊嘗自謂吾平時所為  
未嘗有一事不可語人者其刻厲堅正若此建寧之  
禍公之子存中從征河朔獨免于難今為少傅寧遠  
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累贈公  
至太師秦國公祖妣檀氏雍氏妣賈氏劉氏配董氏  
繼室張氏俱贈秦國夫人男四人少傅其長也居中  
執中從父戰歿彥中未仕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王



公宏次未行孫男三人僕左奉議即知太宗正丞僕  
右承奉即僕右承事即孫女六人長曰洞元嘗適右  
宣教即直祕閣通判湖州軍州事劉正平夫歿棄俗  
為道士年十九卒詔贈冲妙鍊師餘在室少傅以某  
年某月某甲子葬公于吳興武康縣崇仁鄉楊村翔  
鳳山之麓張夫人祔焉一日僕以少傅公書來請銘  
某得公行寔讀之三復慨歎嘗觀韓愈為田洪正作  
廟銘載詔語曰維洪正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  
以命汝愈銘文辭至今焜耀簡冊今魏公與公挺身  
許國出萬死一生之計英烈凜然精爽如在與日月

爭光可也豈田氏父子所得比耶宜得一世名儒發  
揚遺懿閔大俊傑與韓子相後先而少傅屬銘乃逮  
不敏非理所宜既辭謝不獲則又惟念少傅身衛社  
稷為世寶臣南渡以來首挫強敵以寬主憂幽閨婦  
女皆能道之祖孫三世勲德之茂前古所無及茲升  
平帝眷有加位列九棘寵數優異蓋事之稱抑又知  
天之所以報公父子其在茲也降及諸孫俱勵于學  
僕以藝文取高第兄弟彬々以切以磋以亢其宗光  
大未艾豈人力也哉豈人力也哉某誠固陋然此而  
不銘尚誰銘之曰



岳、維公

慷慨即戎

沈毅偉傑

益習父業

急病遜夷

不見所難

與敵周旋

人後身先

屺沙滅底

摧鋒陷堅

義勇冠軍

威名乃宣

東南承平

驟罹寇驚

既蹂抗睦

連城巷哭

公佐主帥

往靖東澗

披山剔洞

破其蟻結

維時黃巖

別首固拒

憑高下石

士卒返頷

公以輕騎

出賊之背

揚旌噪呼

賊大驚潰

乃被重鎧

陷火突入

生致渠魁

僇不得逸

逮居建寧

虜啣宿冤

擣虛虜至

叩城有言

爾父迫我

掩我骨肉

亟以城降

尚貸尔慘

公曰此身

惟國是許

不以膏血

為尔釁鼓

于時寨兵

僅餘老穉

感激聽命

有死無二

人誰不死

公死何尤

有臣若斯

不為國羞

天監在下

報尔子孫

世公世師

有耀其門

我作銘詩

大書深刻

用後厥慶

詔于罔極



宋故恩平郡夫人劉氏墓碑

紹興八年冬某待罪史官執筆螭陛而殿帥揚公每相遇于東廡下意色款、不相鄙夷明年春見語曰存中逮事祖母恩平郡夫人蒙教育之恩甚厚葬十年矣而碑銘未立私心慙焉敢以累子某曰公家世忠孝聞于三晉而公復以勲績被寵遇致位通顯益大厥家其紀述先懿宜有人顧安取此然不得辭既而觀夫人行寔而感周南之詩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事應書法謹叙而銘之夫人姓劉氏其先居相臺後徙開封遂為開封人祖斌事

真宗朝久宿衛立邊功一日以偏裨從大將北征會天晦冥失道至北海有老人持舟渡之且授以乳香云服此可不食皇祐中從狄武襄公征儂智高有功遷澶州總管卒贈太保勅葬開封之沙臺號喫香劉太保父居易守忻州終供備庫副使母王氏封壽安縣君夫人供備之長女也自幼淑惠供備鍾愛難其配永興路步軍副總管揚公宗閔初仕為三班借職供備一見與語竒之曰將帥才也以夫人歸焉夫人之歸揚氏事姑擅夫人甚謹侍疾不解帶不頃刻去左右輯睦宗族遇其下有恩喜愠不見于色而家事



井、皆有條理總管公以忠義自將躬冒矢石聞命  
引道或不介而驅視骨肉如路人不少牽制居無事  
時夫人率勉之赴公不以私事一毫累其心故堅決  
若此夫人早通群書及內典得其大旨敏識絕人義  
所當為斷然不惑 朝廷之復燕山也總管以河東  
第三將駐軍靜塞城且泐檄武州時常勝軍五百人  
寔散徙苗靜塞官吏失職廩無見糧至貿衣以食夫  
人語其子霆曰燕人陷虜踰二百年今始掃朝而郡  
縣無以給其食至凍餓豈人情也哉命捐私藏數百  
斛濟之悉賴以全活自是夫人之譽溢于邊境建炎

初總管為永興副帥金人長驅河東郡以城降者過  
半永興可虞俾夫人携家之蜀夫人執義不從總管  
曰吾効死于此然不可以無後以百口累夫人夫人  
泣涕訣曰百口責在我君無顧家受國深恩無臨難  
苟免永興陷總管以死節聞夫人號慟不自勝既而  
曰吾夫得其死矣未亡人復何憾時道梗多剽殺行  
次成州巢亭縣尉郭先意夫人所齎厚與盜劉敢戰  
以兵圍之敢戰騎卒有嘗隸總管麾下者語其徒曰  
此長安揚總管家屬無輒犯也衆皆竦然夫人抗聲  
呼敢戰曰劉侯尔名將家子今舉義當為王師無以



在草莽墮其家聲敢戰蓋太尉劉發之群從也感夫  
人之言流涕再拜請姑事夫人且願因夫人求受節  
制于成州夫人遣霆以其情告成守曰必許之外可  
無寇內益勝兵一舉兩得成守以為然既而謂僚屬  
曰揚夫人果免于難雖古智謀之士何以加至興元  
聞孫存中扈駕南巡屢立戰多喜曰吾孫幼不凡  
固宜有此我當犯鋒鏑趨行在所冀一見而死願  
畢矣明年冬發三蜀閱半歲會存中于建康是秋遽  
以疾終寔建炎三年八月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三累  
封至宜人以存中追贈恩平郡夫人存中以其年九

月十日葬夫人于建康蔣山西草堂之原男四人曰  
震敦武郎靖康初知麟州建寧寨夏人與契丹將小  
護虜寇河東死于職追贈太師次曰霖鄉貢進士次  
白雲承信郎皆早卒次曰霆承節郎後夫人一月卒  
女三人適鄉貢進士王仲舉靳亮何克孫男七人長  
曰存中殿前副虞候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  
事武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寔封二百戶次曰  
居中執中皆從其父死難曰師中秉義郎曰彥中安  
中守中皆承信郎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  
次未行曾孫三人曰傑成忠郎閤門祗候曰傑曰傑



曾孫女四人在室嗚呼恩義相勝平時士夫處之猶以為難而夫人判之于倉猝擾攘之間不失其正名到于今伉儷俱榮斯亦竒矣論者以是深歎之至孫鼎貴間開東來僅如其志不克久受鍾鼎之養事為可矜豈為善之報不于其身于其後人茲可信耶銘曰

夫人之德

式是嬪則

恭順且直

以嚴其身

有彛有倫

壺政以振

允毅揚公

秉心恪忠

國尔忘躬

聞命引途

不介以驅

何有厥孥

夫人壘

克相君子

惟義所止

生死之訣

雖古猛厲烈音

志義或蹶

曾是閨門

謂此斷息

慷慨以論

聲寔播聞

縉紳云々

有苾其芬

夫人來東

孝孫之從

受養則豐

惟時孝孫

日侍帝閣

帝頷為溫

車服煒々

歸奉燕喜

誰其有此

曾未更時

整舟已移

孝孫孔悲

惟積也厚

厥報未究

以溢我後

迤々新岡

川流泱々

慶如許長



茗溪集卷第四十八

曾未更執... 夫人來東... 曾孫贈通議大夫諱某之孫刑部員外郎諱某之子... 也州角警敏博辯父客異之稱奇童既冠游太學試... 選屢優兩薦不第以刑部致仕恩筮仕調歙州黟縣... 主簿未赴用薦者監明州茶場半歲負省授江寧府... 上元縣尉秩滿辟今任君遇事明果雖小官所至不...

茗溪集卷第四十九

墓銘

吳亦虛墓誌銘

故將仕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吳君諱橐字亦虛世為吳興安吉之梅溪人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某之曾孫贈通議大夫諱某之孫刑部員外郎諱某之子也州角警敏博辯父客異之稱奇童既冠游太學試選屢優兩薦不第以刑部致仕恩筮仕調歙州黟縣主簿未赴用薦者監明州茶場半歲負省授江寧府上元縣尉秩滿辟今任君遇事明果雖小官所至不...



苟上元民佃官田出租歲久會有獻言者下郡邑賣  
其直歸縣官府帥委君曰是奪民田也恐非朝廷  
意公近臣宜有建明未幾果罷民負財結怨或以老  
幼死相誣陷君為條畫禁止華亭妄男子稱得天書  
斬上聞部使者遣吏至邑令已下端委聽受君獨却  
立不拜發緘果謬聞者咨重以政和六年七月十二  
日卒于官享年四十六妻臧氏一子曰道衡一女在  
室將以明年某月甲子葬于梅溪某山之原其叔父  
某以君名位不振無以斬知世之達人大官屬同郡  
士劉一止叙次為之銘一止與君俱受室于臧知君

宜詳嗚呼亦虛俊才如王褒論議如賈生風度夷曠  
如晉宋間人物于文無所不能于百家諸子之書靡  
不涉其流而獵其英尤工為詩引類託興氣質高妙  
配古作者凡其志與能視古今聞達者無所愧焉而  
止于是耶余非特哀君為天下惜此士也悲夫銘曰

君已矣  
尚子

吳君平墓誌銘

府君諱繫字君平其先事吳越錢氏家安吉之梅溪  
後徙居烏程曾大父琰以其子通議大夫知幾累封



尚書都官郎中大父惟幾考景元皆不仕君年七十有九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以疾終于隱居之廬葬有日其子宥屬余志其墓余先君吳出也且為世姻義不得辭始君之考有潛德隱行名于鄉曰居士獨喜交四方之名卿賢大夫舉酒賦詩樂以終其身君與昆弟奉觚饋治觴豆無虛日郡東北距城五里曰毗山下臨大澤耕者得斷碑蓋唐天寶中隱人吳筠所居士以為茲山復歸吳氏我豈其後身意樂之會歲大飢流亡相踵富人匿財公私之後皆廢而游手不得以力食居士命築館于山之麓日食數千指

初莫喻其意君蒞役以時飲食之不加程督居士喜曰惟汝知我館成以授子孫俾肄業其間居士泛舟往來勞勉學者余幼學與游處焉知君之篤于事親自茲始也君少慕祿仕讀書甚苦忘寒暑飢渴至得疾母夫人憂之見于言色自是少間昏定之餘猶夜諷不輟既丁內外艱則慨然有棲遁之志吳氏故饒于財宗族居城西華屋相望歲時燕飲列肆歌舞君弗好也曰吾知山棲之安而已有先君子之築廬所嘗賑飢者在焉他日携家往居之益葺榛莽廣室宇崇壯閎遠則加于昔名其堂曰手澤刻居士遺墨壁



于左右朝夕對之植香草名木其下又以為幽間靚  
麗之觀閱若干年而後歿其志不已得乎自奉甚約  
一錢不妄費赴人之意惟恐居後宗族無親踈其貧  
不能衣食婚姻與其孤甥之無以自存者稱多寡周  
之至供塋域祭祀之田有不給釋氏之宮先世所建  
立而利缺頽廢不克扶持者則身任之不少靳里人  
貸錢數十萬而死其孤存焉折券不問故人之喪二  
十年不葬或者以告則往吊之且遺之金地皆類此  
宥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于梅溪之東五里考居  
士之旁相拒二百步室徐氏姑蘇人朝奉郎瑗之子

先君十年卒至是合祔初葬徐氏日者以卜不吉將  
求之他君曰近先隴我之志也吉孰加焉男三人定  
宥守女五人適光澤丞沈暉進士徐大鼎揚彭年周  
愬徐昌言孫男五人仲立仲經仲達仲述仲惠孫女  
八人得壻者三曰張頤曰徐預曰莫大受皆進士曾  
孫男女各二人君三子皆克家且致志于學藝業可  
觀定三舉于禮部不幸死矣守未冠薦名鄉書其講  
習之服佐治生產俾君安居享高年之樂者宥也銘  
曰

維士出處各異岐

得志而樂古甚稀



軒冕富貴孰不宜

吾恐是中有駭機

大澤之北山曰毗

嗟峨上有吳筠碑

吾先君子意所私

慨念逸軌不可追

益難榛莽開巖扉

要令全家居翠微

高堂突兀凌煙霏

手澤足慰無窮思

此生有同露朝晞

身意兩適如君誰

維君純儉孝且慈

不肯俛仰受世譏

有子十八能誦詩

掇拾青紫當若遺

流澤演迤行見之

謂余不信稽此辭

莫國華墓誌銘

君諱庭芬字國華湖州烏程人曾祖敵祖抑皆晦德  
不仕父侗右迪功郎封州司理叅軍君自幼穎悟種  
學績文未冠入太學與一時俊彥爭名場屋間籍以  
有稱政和六年賜上舍出身調單州成武主簿君初  
仕屬時承平久憲網稍疎姦貪肆行上下相冒嫉之  
會拱輔宗室子受賊覺尋竄匿部使者委君治既而  
有所觀望欲中輟君督捕益峻竟獄乃止金鄉令不  
法為民所訟邑人以君能竟拱獄乞委君問狀辭連  
部使者且見禱君笑曰吾豈可私撓哉卒以寔聞任  
滿陞從政即授黃州黃崗縣丞以父憂去官哀毀盡



禮鄉里稱焉既免喪十年不赴調或勉之則曰仕本為親吾忍死至是尚何求族父大卿公哀其志以澤逮泉壤感之君勉出調平江府錄事參軍因自喜曰此吾盡心之所也夫獄人命所繫死者不可復生事至重也而典獄之官貪者顧金錢巧者弄文法至其謹厚廉潔者又常患不通事情混然無章聽以一律甚者摧移吏胥攬成案書名而已嚮吾攝治某事頗自謂無愧今真為獄官矣其敢不盡心每夜分錄囚事無鉅細躬自訊鞫有葛卞者盜葛亮告身至三遷其官犯法下吏更二獄不承廷尉檄君治一見得情

叩頭伏罪君明敏絕人而濟之以恕視食飲之節不加楚毒強盜應死二人將即刑謂獄吏曰令我謝錄事而死其不冤可知朝廷遣使宣諭江浙使者以事屬君：條畫盡公不當其意怒見于色既乃省文書得君廉謹狀歎曰吾幾失此人車駕巡幸以應辦肅給遷文林郎終更用薦改宣教即授常州宜興縣丞待次里間紹興九年某月甲子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四十有九君初得疾遽乞致仕願以恩追賁其父不報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歸安縣至孝鄉施渚方山之原娶吳氏先君七年卒男四人澈測



濬潛澈早亡濬中八年進士第女一人適右迪功郎  
沈正邦孫男二人杞隸孫女一人君之在母司理夢  
異人授梵僧像既寤而君生君性冲澹于物無所甚  
好自居父喪多讀浮屠氏書一日得色空之說于夢  
寐間有契于心作為詩頌辭旨超詣不類疇昔屏嗜  
欲薄聲利官舍蕭條惟一僕自隨人知其宿植有異  
也然于世故所當為者未嘗不盡遇宗族以恩與人  
交以信平居慈祥常恐一語傷人至臨事毅然守正  
不隨俗俛仰軍興以來衣冠流離有急叩門無愛吝  
意資遣幼妹為擇良壻踰于已女聞者義之晚教子

甚篤所與習業必時之名士親戚子弟有來學者亦  
諄々為誨之濬遂以弱冠登科君雖不遇寔有以尉  
其心者為善之報豈偶然也哉君于余為姻家而余  
與君游始自鄉校時余壯而君尚少也或謂余莫子  
循々寡笑與言々則有當其靜重如老成人吾不憂  
其有失德而懼其不克年也今不幸而信悲夫銘曰

君自弱齡

寔富于藝

于彼西靡

得雋屢試

仕不苟全

志行孤厲

姦貪病民

橫肆齧噬

墮于憲網

百不一二

我豈忘怒

覆出可畏



惟法之公 何憚大吏 恠彼犴獄  
人命所繫 鞠訊弗躬 枉直倒置  
我心泓澄 如水在器 辭見情得  
曾莫訛訛 惟君之生 在母有異  
見色明空 其不悉感夢寐 眇觀世間  
福不盈皆 謂生若浮 何有聲利  
君雖位卑 其得超詣 我作銘詩  
以詔來裔

江仲宏墓誌銘

余從妹之夫江君寓字仲宏年六十有二紹興十八

年七月某甲子卒于官舍以其年九月某甲子葬于  
湖州烏程縣澄靜鄉鄭村某山之原再歲其孤請銘  
所不得辭江氏世居衢之開化仲宏之高祖諱鈞任  
諫議大夫為時吏師曾祖樞祖洎父沅皆以世祿得  
官母趙氏系出玉牒封宗城縣君仲宏幼穎異有識  
趣數歲而孤自念吾母以已為命益致志于學未冠  
遊太學試選屢優見推輩行其文粹而雅寔深于經  
累舉于禮部乃不得志歸以所學教授弟子以養其  
母且訓其子為孝為忠言皆可則初自太學聞東浙  
有寇難亟棄籍歸奉其母居儀真後遷居吳興歲久



益困以特恩試居前列授登仕郎調貴州推官廟堂  
故入以其母老難于遠適改除監通判支鹽倉處貪  
吏贖貨之地仲宏凜凜如冰霜囊無一錢之儲部使  
者列薦于朝尋以憂去服除陞右從事郎調鎮江府  
金壇縣尉位雖卑有憂民之心將受代得疾請致仕  
以卒息遷右宣義郎自君之來吳興也余始獲拜宗  
城君于堂上初未知其為宗曹也吾妹在傍鉅細必  
稟至米鹽靡密之事往復問詰婦姑怡之意色相授  
且順且慈察其服用飲食簡陋之狀雖妾人子有不  
堪者余心愕焉容貌加肅生于坐中既又察之仲宏

之愛其親也篤而吾妹奉以周旋故上下能相親且  
有禮也至其儉勤寔出天性仲宏二子曰岨峽皆舉  
進士一女尚幼江之源出于岨山分于岨峽仲宏以  
命二子欲其不忘本始益疏而大之也余每見二甥  
清臞可憐言必道先訓誠有意于學者服母喪旦暮  
號泣血溢兩皆仲宏調官輦轂僅苗千錢為二子齎  
鹽費比其還也二子復歸之余以是歎仲宏之有子  
其必為君子之歸也銘曰

嗚呼仲宏  
積慶之源

閱遽敦龐  
有如此江



衍而疏之

遠乎大哉

我諗之銘

以詔岨岨

其父為丁居中墓誌銘

君諱安義字居中湖州德清人丁氏之先散居濟陽清河陳譙等郡至漢名固者仕吳為司徒卒葬吳郡之武康子孫家焉武康至唐分為德清而丁其著姓云君之曾大父夢徽隱德不仕大父珙贈中奉大夫父維以進士起家仕至中大夫歷守邠光二州以卒贈特進妣朱氏鄉先生祕書丞臨之女贈吳郡夫人君以特進任為從事郎監吉州酒稅歷淮西帥司屬

官潭州南嶽廟用薦改右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丞通判韶州紹興二十一年正月壬辰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五累階右承議郎賜五品服以其年四月辛酉葬于烏程縣平山村裏槎塢之原君少警悟強記憶出入書傳喜論道古今既筮仕益習吏道心計絕人初為吉之管庫鈎校有方累政所負不數月悉償之課更竒羨郡士以學舍庠陋請于郡欲更諸亢爽且屬君護作量功命日規制既定會淵聖皇帝踐祚詔罷土木之役君會校官弟子語之曰聖天子愛民而息役懼有以傷之也而學之不



建則為郡羞吾欲無勅民動衆而卒成之何如于是  
白郡以貨富者十人為學職而屬役焉又記召市僧  
悉告之吾欲平直而貸尔半物之至于我乎取償一  
不以委吏皆曰唯唯未幾材用豐辦學成壯偉為江  
右冠士大夫以是多之廬陵令闕委君攝治君質明  
坐堂上訟訴至千牘應聲剖決事皆得情未舖庭已  
空老吏畏服姦欺屏迹治以最稱其在海鹽也遇歲  
大旱復民租十八而和糶尚存君語令曰歲惡常賦  
且弗充不應復有和糶使上官怒吾身任之掇屢至  
君抗論反覆卒賴以免旁縣有積冤不伸往請于

上官丐從丁君決之民信服類此邑有陶涇溉田數  
百頃歲久湮塞旁大姓以陰陽家不利已輟沮止不  
克濬治逮君蒞事莫敢有辭濬之如其舊自是並涇  
高仰之田無旱歲邑子作陶涇行以美其勤君嘆曰  
興民之利而除其害以為已當任者古之吏也矧陂  
澤廢興所繫甚重見于民謠鮮不由此若召父杜母  
與壞陂誰程子威反乎覆陂當復至託言于黃鵠豈  
不以利害所繫為不輕耶吾位卑力微藉衆以成且  
為利不博何敢自功論者益嘉之君性鯁亮以氣節  
自許與人交一語道合握手出肺肝有不合雖鉅人



長者弗為屈異時廟堂故人數問君無恙不一往見  
之居家孝友周遠近親党之不能婚姻喪葬者無所  
愛怯于教子尤力建家塾聚書萬卷館名士與子孫  
遊自罷官海鹽乃澹然無仕進意或勉之則有甚難  
之色愛平山川巖之勝築室曰玩廬間與賓客嘯詠  
其上倘徉忘歸躬治窳域垂二十年是為君之藏配  
莫氏封孺人男四人雄飛左從政即泰州興化縣令  
時飛冲飛舉進士幼未名女六人適左承議即主管  
台州崇道觀沈介左迪功即新廬州學教授王彦  
舉登仕郎俞子陵餘在室孫男三人炳煜燁孫女一

人君既葬雄飛袖書請銘于余辭音懇到既又出君  
壻尚書即沈君之狀紀君行寔有典則余三過讀之  
謝曰先大夫與余同里閨為姻家其相知宜詳然余  
老而心志耗昏目視貿之遇時有小疏述命兕輦執  
竿牘占授首尾不相顧或遺落失次第尚何能發揚  
先德之懿雄飛請益堅所不得辭銘曰

結駟飛車

九軌之途

未極所如

有掣其驅

截蛟斷犀

太阿之利

小見其割

厲弗卒試



繫能者人  
君亦奚為

流澤茲始

我言曷以

吳公擇墓誌銘

不能者天  
有銜下泉

其後必後

君有才子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吳君公擇以疾終于家明年四月壬子葬于吳興之安吉曰銅山鄉俞塢之原君之子罕過余門纍然深墨拜且泣曰先子既克葬矣隧未有銘託子文以不朽且先子之未屬纊也馳書命罕卜歸葬之地曰必得良山初不言有疾苦罕時攝

官旁近私心駭異將請急以歸問所以然未行而訃至距遣書終十日云罕不敢即死者以窀穸之故屢卜而後得之則如先志焉獨潛德不白于後世是懼余于吳氏為彌甥從游君父子間有年矣知君宜詳抑聞罕之葬其親蒙荆棘沐風雨躬窀穸廬舍之役其事良苦又聞焉懼其親之名不傳察其志為可哀余何敢以荒陋為解按吳氏之先事吳越錢氏家安吉之梅溪君大父從烏程寔始為烏程人君諱某公擇其字也曾大父琰以其子通議大夫知幾累封尚書都官郎中大父惟幾父景元德行見推鄉里稱



居母夫人周氏居士薄聲利樂燕間與賢士大夫  
游治觴豆連客幾無虛日年踰七十以樂終君與昆  
弟奉承唯謹自始及終無纖介可恨宗族稱焉君性  
警敏少嗜書善屬文及冠走京師與英俊並游場屋  
雖不偶人以為能丁內外艱終喪如禮自是絕意科  
舉或勉之則曰祿不逮親矣尚何道教其子甚嚴朝  
暮課試不憚寒暑故罕自幼及壯無他師藝業絕人  
有稱太學再與薦書餘子以屬罕曰吾惟汝之責其  
後次子冠亦肄業嘗與計偕士友歆豔以君為有子  
君素不喜殖產當居士夫人無恙時謂不應有私財

他日昆弟析異君不視券不問多寡獨以所應得易  
先世藏書且將以貽後人繼前業也既久生理稍艱  
家人輩以子孫為言君誦疏廣益過之語告之頗好  
客不倦以詩酒相娛樂晚歲益篤人謂有居士之風  
享年六十有五平居未嘗有疾一日微爽調護家人  
方進藥君曰少頃之吾就寢焉語畢已瞑目矣娶曹  
氏生四子罕以陪屬出疆授從事郎調臨川金谿縣  
尉次且冠憲後君二十日卒女五人適奉議郎無為  
軍司錄事閔睿進士袁安中莫才彥餘二人在室適  
閔莫者前亡孫男三曰述曰大同曰逮孫女五皆幼



君姿貌魁偉慷慨有氣節言論少所降屈往不忤物  
久乃知之宣和間官吏訪求花石君所居有名木黃  
封其上且責守護君曰

主上神聖寧復有此蓋倖臣所為遂伐去之銘曰

靈之歸 銅山隅 曰艮岑

鬱不孤 視培塿 皆僕奴

前左澤 下繞廬 靈所欣

後當腴 福而門 大厥初

誰云者 古青鳥

叔父朝請墓誌銘

劉氏出自祈姓陶唐氏之子孫曰劉累者以擾龍事

夏孔甲為御龍氏自商歷周為豕韋為唐杜在晉為

士在秦為劉後徙魏徙豐曰豐公者名仁漢高帝祖

也漢子孫各受封曰彭城曰中山曰京兆曰丹陽與

高平東海長沙平原廣陵南康范陽宣城等郡皆所

封之地子孫家焉唯彭城由高祖六世孫宣帝之子

曰楚孝王囂者寔始受封後漢司空愷囂之四世孫

也晉司隸校尉訢愷之六世孫也其裔孫德威為唐

刑部尚書生審禮封彭城公子孫以文學政事名于

時如知章知幾輩不可槩舉公之先寔自彭城五代



時避亂徙吳興迹晦不傳其名稱有聞與墳墓存焉者諱權諱潤諱泰諱昉諱逢至公為六世云公諱拱字持道寔為郡之歸安人祖以伯父雜端諱述累贈至尚書刑部侍郎祖妣吳氏濮陽郡太君父任太子中允以兄朝議諱損及公前後累贈至光祿大夫母吳氏新定郡夫人前母吳氏信安郡夫人公生五歲而孤雜端公為擇師教焉嗜學自立不類兒童弱冠薦名鄉書鄉先生祕丞朱公臨見而異之諫大夫陳公瓘初為郡從事教授諸生時郡學肄業數百人一日較藝以公為第一且相器重俾領袖學者凡與計

偕者三試于禮部者六卒不得一第崇寧五年春以特奏名授汀州文學時年五十八大觀二年冬調漢陽軍漢陽縣尉任滿以捕寇賞改承務郎轉承事郎授密州高密縣丞未幾就除通判饒州終更造朝除監明州舡塲未赴改授通判嚴州閱歲乞閑除主管亳州明道宮江州太平觀紹興五年公第三子寧止任權尚書戶部侍郎公自以再世服官率不過刺史郡守今子為侍從分當止足遂告老于朝自承事郎以年勞致仕及遇  
淵聖皇帝



今皇帝即位霈澤序遷 明堂禮成寧止初除徽猷閣直學士恩封凡八轉至右朝請郎賜五品服在漢陽時太守游公酢雅聞公名禮遇甚厚且薦之于朝不果召高密令瀆貨紊法公數與爭民賴以不擾其後令以墨敗辭連僚佐公獨無所與鄱陽歲潦穀貴流者相望公攝郡事營屋廬發廩粟居養之全活以萬計 朝廷得民謠下使者問狀公數以職事忤使者匿弗以聞公未嘗有愠色時興崇老氏教其徒頗肆郡僧有得廢觀為寺者繕葺殆數十年至是奪之既又欲并得後所殖產使者以朝命屬公有顧望意

公曰我不敢私卒沮止之後人更定無能易公議者其守道不回類此紹興九年二月某甲子終于嘉禾郡舍壽八十有五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烏程縣澄靜鄉即村某山之原配真氏贈安人男四人恭止早亡勤止右從政即江淮荆浙閩廣路經制發運司主管文字寧止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即提舉江州太平觀爰止右迪功即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迪功即監通州支益倉江寓孫男九人巖嶷嶢峴峻岫岵嶮孫女八人長適右迪功即臨安府臨安縣主簿范壽卿次適進士陳如雲餘尚幼公性質直不為



表襮樂道人之善若已出于書無所不讀自始學至老且病未嘗一日廢卷所論著多尤工于詩後進經公指教者無慮數十輩皆能有立政和問公三子賓于太學悉以文稱寧止射策廷中極論時政闕失無所諱避天子嘉之擢居甲科名聞天下由天祿閣尚書郎為監司郡守入居法從率迎公之官安輿往來左右就養頤指無闕遠近歆艷以為教忠之報宜有此也晚歲康寧視動言聽如中年時一日語家人曰吾大數垂盡自此不過兩旬決耳寧止方守嘉禾怪其語無從亟上疏乞奉祠以歸比得請則公疾革

矣真氏楚之山陽人贈金紫光祿大夫鍇之曾孫贈通議大夫晃之孫故進士元矩之女以賢行聞于鄉閭奉祭祀教子孫率有軌則相其夫以義先公十四年卒蓋靖康改元二月某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公葬乃從安人之兆至是合祔云公于某為叔父某從叔父學粵自少時負笈游京師與居里間自念其孤侍叔父之日為最多歲時舉酒壽叔父喜溢于色已而感焉則仰視眊惟恐泣之緣睫而墮也今叔父復棄諸孤某老矣苟生奚為哉勤止等見屬以銘所不敢辭銘曰



嗚呼公乎學無愧于古之人自視曰不足仕弗  
克償其志自分為有餘至于享報之豐雖當世  
所謂富貴利達者曾莫及其髣髴則夫身之遇  
與有子之福孰少孰多吾不知為何如也

宋故右朝奉郎致仕施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某字某姓施氏湖州武康人曾大父某大父  
某父某皆有潛德家素儒初未有大其門者府君教  
子益力子鉅承府君志克勵于學藝業有聞丁年擢  
第寔通朝籍為尚書郎三院御史未幾以御史出守  
括蒼奉府君之官優游郡齋就養無闕士夫榮之閱

歲得微疾常膳少損遽謝醫且笑曰吾聞高醫能已  
疾不聞能治老也既而語家人吾欲靜念空王境以  
歸宿吾心毋怛吾化遂瞑不復言寔紹興十七年四  
月十日也時府君累封至右朝奉郎年七十有六矣  
御史護喪歸鄉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東北  
太原鄉京子之原將葬見屬為之銘府君天性純孝  
篤于奉親自始及終苟可以順適其意者雖躬服勞  
不少懈遇鄉黨和而辨久而不媮雖復犯已不校如  
初冲澹寡欲一室蕭然不設扃鑰未嘗有姬妾之奉  
獨喜翻貝葉書偶方士語不則與賓客啣杯漱醪至



一斗不亂襟抱怡之人莫見其有憂愠之容振人之  
急囊無由貨而鄉里言長者必歸焉配周氏先府君  
若干年卒至是合祔男三人長曰鑄寔任家事不以  
毫髮累府君鉅其次也季曰蘊恭為浮屠氏女二人  
適丁光祖陳繼孫男五曰良友良弼良臣良能良輔  
孫女三適吳經沈純臣張康皆名進士張為左迪功  
郎德清縣主簿曾孫男女二十五人曰沈康臣者曾  
孫壻也余與御史俱為鄉校諸生晚而同朝御史  
明粹簡默人也居家有曾閔之孝為吏有龔黃之政  
他日自見于世又有大焉者信乎府君之積慶在茲

也銘曰

霽乎歸欤京子之原川演迤而紆餘若頷我而  
欲由山周衛而叢集若旗旄之導乎前騎卒之  
擁于後與鄉坐而拜者茲青烏氏之卜歟曰君  
所自擇也惟永寧以福于而子孫



茗溪集卷第五十

墓銘

宋故太孺人朱氏墓誌銘

太孺人朱氏吳興烏程人故宣教郎同郡范君賁之室也朱吳興名族仕為祕書丞未老而休官以經術教授弟子號鄉先生諱臨者太孺人之大父也以文章論議受知 裕陵為中書舍人諱服者太孺人之世父也太孺人之考諱彤與諸季皆以學問名于鄉稍不偶輒棄去廬于先生墓之傍曰玲瓏山薤草植木畦田圃桑以業其家以樂其身終焉太孺人自幼



承家範蹈壺則惟儉惟勤米鹽靡密布帛紡績之類  
習聞而熟見之人或謂之能焉又以是律范氏之家  
益勤弗懈食不二羹哉非有賓客外姻不御綺縠義  
所當為惟恐居後宣教君二妹在室太孺人始至斥  
奩橐與之為求良配俾克成家已而宣教君登進士  
第太孺人從之官勉之奉公不以家事絲髮許累其  
心不幸宣教君早世以其喪歸綱紀內外小大并  
春秋之事無闕焉太孺生一男二女初長女議擇配  
未決太孺人曰吾異時嘗一見沈秀才其人當貴議  
無以易此蓋先樞密沈公與求也未幾沈公游太學

取危科為名進士旋遇真主歷三院御史中執法  
吏部尚書遂參大政知樞密院事言聽諫行為時名  
臣于是鄉黨偉太孺人之識以為奇男子不過也男  
曰相太孺人勵之以學寒暑不廢嘗曰吾自奉薄陋  
有良士益友可以輔吾兒者日擊鮮躬調芼以進不  
敢有所憚相嗜學不得志于科舉久之沈氏甥固請  
以先公遺澤奏封太孺人并相補官任右迪功郎前  
監浙西安撫司回易庫幼女適右文林郎嚴州桐廬  
縣丞王棣孫男二曰好德好問孫女三太孺人以紹興  
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二以其



年九月十八日葬于烏程縣澄靜鄉大正塢祔宣教君之域太孺人性明果臨終不亂後事皆自處畫桐奉治命惟謹方嘗藥時色憂懼如死灰晝夜不解帶者閱月余每見而憐之既葬以銘見屬且閔以烏懼其母之懿不傳也余其忍辭銘曰

維婦德

先儉勤

自厥初

襲清芬

律而家

裕乃身

中歲娶

茹苦辛

久彌厲

志克振

尚遺澤

溢後人

宋故孺人錢氏墓誌銘

孺人錢氏湖州烏程人曾祖文友祖宗澤父詠皆隱德不任孺人適同郡右承事郎致仕沈君巽之以其子長卿仕通朝籍遇宗祀霈恩與其夫俱受封長卿奉孺人之官江左比還里舍而孺人遽得疾卒寔紹興十二年七月癸卯也享年六十有五以十四年三月庚申葬于歸安縣廣固鄉因山之原初閭里未知教子弟為學也孺人諳長卿穎異相其夫督教之不憚寒暑既授之書且約以禮義言動小愆與肄業弗勤則痛懲之俾悔伏乃已凡就學親師友負笈游京師貲費雖廣不少靳未幾長卿馳聲太學登進士



甲科于是里人始榮之而歎孺人之識非凡女子比也姑王氏早以承事君弟妹皆幼稚孺人身任之愛育如已出及長為營婚姻異時生理嘗中微孺人出奩橐佐治之或告之曰獨不為子女地耶且沈氏殖產固在也孺人曰不然吾失奩橐而使吾夫兄弟保故業無買田宅之羞與私已財而速圯其家計孰遠迹聞者避之性嚴簡治壺內事率有軌則勇于為義不見所難嫁孤女之無歸者五人鄰家有急悉其力周之有賴以脫難者遇妾媵有恩媵生女欲不舉孺人疾走拯之垂溺且責護視愛均諸子雖族黨不見

其有嫡庶之異疾既病聞長卿乞以所應遷秩易五品服章寵賁其父朝廷從之命書且至強起笑語曰吾平生無幾求今有子起家恩再及親志願畢矣男六人長卿左通直郎前差充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主管官靜覺為浮屠武卿幹蠱次卿清卿墨卿業進士女四人長適王擇友次吳洋次徐樵次左迪功郎新授嚴州分水縣尉兼主簿倪稱孫男三符簡策餘未名孫女四尚幼長卿有志節甚敏而文嘗召試館職其言頗右善類雖不偶人以為直執孺人喪盡禮將負土以葬衰服造余門纍然深墨拜且泣曰吾母



葬有日墓墜之文古人所重長卿不敢易也敢以累  
子余謝不敏然不得辭銘曰  
女子之行如蘭在室雖閔莫聞  
有偉其積不有已私以裕我家  
字孤邨鄰厥志則遐人孰無兒  
不曰有子天豈我私我躬受祉  
澤其鼎來子又有孫刊此銘詩

訓于里門

宋故魏國太夫人向氏墓誌銘  
故和衆輔國功臣太傅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揚

國公贈太師謚武僖劉公諱某之室曰向氏以紹興  
二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薨于賜第之正寢明年正月  
十九日葬錢塘之排山合祔于太師公之域其子堯  
佐以書抵一止曰吾母既葬矣隧未有銘敢以為請  
一止昔者嘗侍太師燕席且從向氏伯仲游稔夫人  
懿行矧一代名將相之家聲實照人于紀述無愧所  
不敢辭惟向氏其先河內人後家于開封自漢晉以  
來屢有聞人然未克光大至我朝秦文簡公諱某  
始相  
真宗皇帝翊贊太平功德甚盛流澤演迤溢于孫子



是生

欽聖憲肅皇后夫人文簡五世孫

欽聖之姪孫也

以故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秦王謚康懿諱經者為大王父以故檢校少保保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中太一宮使漢東郡王贈太師諱宗回者為王父以故朝議大夫通判河中府諱子章者為考夫人生十二歲以皇后恩封濟陽郡君朝議以其有異相擇所宜適時太師從父魯公鎮西陲居幕府中年少英特資貌粹溫甚武且文朝議一見偉之以夫人歸焉劉氏族大且顯皇姑葛氏性嚴介有家法不以色假諸婦夫人若窈人子執禮益恭姑特賢之太師父子以威名雄陝右

國家倚之隱如長城其後遭時多艱執戈衛社多立奇績仕通顯夫人勉以忠孝不絕于口每言國恩

舉手加額者三故太師禮之如賓賴之如良友朋每奉命專征不顧其家內外數百口合屯營部曲室家無慮數十萬繫夫人是賴建炎末敵入江浙太師以御營副使鎮江州苗家江西時寇盜四起剽掠旁近部曲惶駭不自安夫人勞之曰尔等無恐寇至吾躬見之彼知吾家必不敢肆暴已而寇至知太師營旋



即散去紹興三年太師軍池陽明年大敵窺江詔  
全師控馬家渡敵退策勲上以夫人能相其夫綏  
靖部曲致士卒無返顧効死克敵加封國夫人仍月  
賜湯沐賢如內職太師三辭不獲命嘗入見上面諭  
曰夫人相家子又欽聖近屬非他人比繼稱賀慈  
寧宮太后頷曰夫人習氣不凡柔嘉可則一時命  
婦咸歆豔之凡疏封者十晉康秦楚潤蜀等皆所封  
之地晚以二子登朝籍進封魏國太夫人享年六十  
有三夫人端懿淑茂寡笑與言不見愠喜壺政甚修  
中外井井相春秋之事跡滌濯羞簠簋齋莊待旦遇

族党信且享有疾病不克扶持與貧不能嫁娶喪葬  
者斥貲財與之所賴以濟者甚衆視妾媵若已子疑  
妬之念不萌于胸中忿恚之色不形于顏貌薰然慈  
仁有犯已者初若不聞人自愧服平居勵其子以學  
俾從賢士游且曰賢者非禮意不辱雖有甚費不靳  
也故其子咸有可觀文行彬彬好古博雅搢紳稱焉  
奉夫人孝謹歲時勝賞方舟安輿頤指辦具人謂夫  
人雖不登上壽而雍容間居之樂無所恨焉男四人  
曰堯臣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早卒曰堯佐右承議  
郎直敷文閣賜紫金魚袋曰堯仁右宣義郎直敷文



閣賜紫金魚袋曰堯勳右宣義郎直祕閣賜緋魚袋  
孫男二人曰正平右宣教郎早卒曰球右承務郎女  
四人寧國軍承宣使浙東路副都總管潘溫卿右承  
議郎通判筠州軍州事吳希祥右承議郎宗正丞張  
宗元其壻也其一未嫁銘曰

向望河內曰有名人間出  
自我文簡不降  
始大赫奕  
流澤演迤  
取平于後有溢  
是生明德  
光儼宸極  
國有文母  
家有壺則  
侃之夫人  
是訓是式  
歸嬪鉅公  
曰惟太師  
太師矣代

鎮于西陲  
智畧縱橫  
且文且武  
寔固吾圉  
凜然向敵  
身先其旅  
逮時艱虞  
我則息之

聞命引道  
寘家江許  
盜發四旁  
小大惴懼  
屯營室家  
我則息之  
効死固守  
罔敢叛携  
克相君子  
懋以忠赤  
寅奉其先  
蘋藻是職  
後泰矜夸  
不見于色  
斥其餘帑  
拯難扶疾  
以訓其子  
必時名儒

文行彬彬  
左琴右書  
水有方舟



陸有安輿

歲時勝賞

欵、舒、

湯沐之封

十更名國

始終哀榮

孰與倫匹

排山峩

將相之所

過者下車

銘在墓前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文安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王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閏八月某甲子故左中奉大夫致仕王公

以疾終于里居以其年十月某甲子葬于義烏縣縉

雲鄉謙山之原後十四年其子鑄以右承事郎知湖

州德清縣事適相從游一日出里人右宣義郎宗君

丘之狀見屬曰先大夫葬有年矣隧未有銘敢累子

將表諸墓左且曰先大夫辱與賢叔父為僚相好也

是以敢請初叔父為嚴陵監郡寔佐公治某繫官于

越不及從也他日問公于叔父叔父曰王公長者也

某竊歎今世稱長者率未必有寔漢文帝問田叔公

知天下長者乎公長者宜知之叔所稱獨故雲中守

孟舒一人而已審如是非勇于為義不顧已私不可

以言長者長者豈易言哉又他日聞之搢紳公之守

南康也故諫大夫陳公瓘在烏陳公居諫垣時詆斥

姦臣逆疏其惡章累十上其後怨家當國貶居是邦



公慕義交驩情禮備至陳公謂其有前輩長者之風  
與為姻家陳公然諾重于一世所為得此稱抑有自  
乎然則吾叔父匪易言也公諱某字慶長世為婺之  
義烏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宣  
奉大夫母宗氏劉氏贈太碩人公劉出也少警悟強  
記憶從鄉老先生學為文章志甚篤弱冠失怙恃家  
無儻石之儲徒步入京師為太學生益勤弗懈及紹  
聖元年進士第調台州仙居縣尉再調越州剡縣主  
簿陞洪州武寧令用薦改宣德郎權宗學博士知泰  
州海陵縣事措置東南七路茶鹽司屬官提轄諸道

進奏院通判筠州知南康軍秩滿知饒州未赴移知  
嚴州上疏乞解郡紱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尋請  
老終焉階自宣德郎序遷及更八寶赦恩進奏院職  
事辦給賞典

淵聖皇帝

今皇帝登極大需凡十轉至中奉大夫爵文安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仙居豪右爭田水之利至十五年  
不決公一見得情爭者語塞武寧于豫章為劇訟牒  
堆凡公始至隨事剖決民不敢欺發摘姦伏輔以教  
化曾未閱歲能聲赫然溢于江表郡守部使者交牘



列奏其在海寧亦猶武寧也會有旨濬汴縣令躬  
部役夫至所分地公慮事量功分畫占授几板榦畚  
築之具土物遠近之程皆出素定不勞而辦一時嘆  
服政和間朝廷遣七路茶鹽使因命訪察荆湖南  
北使者未入境欲盡削兩路監司以立威以其事訊  
公曰不然詔使之行患在不知民之疾苦不患威  
之不立也有如風聞失寔柰物論何使者服其言為  
止嚴陵巨寇發于山谷聲震江浙郡方調民築城公  
謂役大未易遽辦亟命罷之集兵民據要害以折賊  
衝賊亦不至逆賊苗傅持兵一夕入境公遣人迎謂

曰是城無見糧非汝宜守及撤境內迎候官軍賊懼  
遁去初賊薄城居民震擾卒徒有謀為內應者公密  
同得之盡寘之法或謂謀未露宜在貸減公曰幸未  
露乃能得之不然悔可追耶已而盡得其謀人始服  
公之決嚴並山為田賦租薄少軍儲仰于鄰郡至是  
官軍討賊往來相踵比及凱旋宴犒拊循靡不周盡  
民吏不知費出所自公既得請奉祠還歸里間遽得  
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五妻溫氏累封至今人男二人  
長曰鑄次曰儔右從政即嚴州司法叅軍皆能世其  
家以孝謹稱女四人其適進士路衛右朝奉即新提



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虞洸右從事即監紹興府都  
稅務方鑄者皆先公卒幼適右承奉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郭知訓孫男五人曰寧曰紹祖曰光祖曰興祖  
曰勤禮寧右迪功郎新授邵武軍建寧縣主簿紹祖  
登仕郎勤禮將仕郎孫女四適進士宗開右迪功郎  
監潭州南嶽廟陳永思餘尚幼公慈祥樂易出自天  
性平居循々言動有常至臨事婉畫皆出人意表義  
所當為惟恐居後于仕進澹然故人之在要路者未  
嘗一通私書又性至孝自念起家窮約祿不逮親以  
為終身之恨自初仕至老未嘗釋念友其弟甚篤鄉

党稱焉令人温氏楚之山陽人有賢行善相其夫不  
越壺則家故貧躬履勤儉分少絕甘以及親屬之不  
能自給者甚者至斥簪珥無所愛惜公既葬七年而  
令人歿于儔之官舍寔紹興七年正月某甲子也壽  
七十有五明年八月某甲子從公非合葬云銘曰

公始居約

強學業文

以克厥家

其艱其勤

一行作吏

益礪其器

意獨在民

且教且治

潛伏之姦

一見情得

甲是乙非

爭者語塞

勅使載諏

搏擊示威

公曰孰先



問民瘡痍

寇難薄城

視若無物

我謀既臧

談笑却敵

勇于為義

不見所難

謂公長者

斯名不刊

壽七十五

官上大夫

五馬來婦

有耀其閭

維公至行

訓于里門

恬侯家教

孝謹是論

維子若孫

奉承勿惰

我諗之銘

以表墓左

宋故左朝散郎通判安肅軍林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無惑福州長溪人曾祖仁珙祖昱父雄皆

隱德不仕父以君通朝籍累贈承議郎君自幼童知

好學刻意鑽礪忘寒暑飢渴久之自以聞見不偉慨

然出求師時太守蔡公襄大開學校延四方豪英而

鄉先生陳公烈起處士為學官士類全集君往從焉

先生每中夜聞君誦書策勵群弟子必以君為言且

相器重元豐初為太學生十年散名日彰司業朱公

服覽其藝文以為有柳、州氣骨又喜其莊重有常

處以職事日勉之為餘子矜式累試春官輒不利至

元祐六年始登進士第授温州瑞安尉未赴相繼丁

內外艱服除調臨江軍司法叅軍議法平允為老吏

所服再調邵武軍司戶叅軍皆兼學官移建州松溪



令政治不煩悉出愷悌歲旱飛蝗被旁邑獨不入松溪境邑人德之欲以聞部使者君謝止之曰使我得名如他邑何終更士民遮道不得去者累日尋授泉州晉江丞再授建州甌寧令甌寧負郭當道路之衝民剽悍健訟最于一路令旦朝造郡守使者歸聽民訟未竟或當食放匕箸出迓客無虛日君不自以為勞事益精密夜秉燭省案牘一不以諉吏威信並行盜為出境囹圄屢空使者交薦之御史中丞吳公執中以君治行聞于朝不果召已而用薦改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君為歸安甚暇且教且治之民不忍

犯歲潦民流有

旨賑濟君擇地為菴舍區處之適

溫涼燥濕之宜視食飲淹速之節所全活甚衆使者上其事減考功格三年轉奉議郎再轉承議郎權宗子博士以年高請補外除通判安肅軍待次京師聞大將開邊君曰此胎禍也吾不應及其難亟買舟還鄉築室于故園與親舊賓客舉酒相樂論者高之轉朝奉郎賜五品服遇

淵聖皇帝登極恩遷朝散郎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新居享年七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長松北明宗佛寺之旁蓋君所自卜娶同邑周氏有賢



行先君十五年卒男二人曰敬曰仰三女長適右迪  
功郎王旁次未嫁與子聲皆早亡幼適鄉貢進士周  
直亮孫一人曰同仰今為右脩職郎袁州宜春縣尉  
君孝于親義于鄉党天資粹然金玉人也鈞貫經術  
善屬文于詞賦詩什尤工後輩從君學者皆有軌則  
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待人一本于誠所治三色  
去皆見思嘗語仰曰吾居官無以瘡人獨小大之獄  
必以情有不安者早暮以思未嘗敢忘于心吾老尚  
何求以是遺汝耳在歸安時余以邑子見君：相遇  
厚甚因獲與仰游仰訪余于里間民吏驚曰是長官

兒耶我輩不之識也蓋始出而從吾游其審御名畏  
謹每若此使余心愧焉仰嗜學能文似其父既葬君  
若干年復見余于會稽則論議益富文益工其後以  
書抵余求為君銘所不得辭銘曰

正而樸 匪礪匪斲 安且舒 惟仁是居  
獄政慈祥 有苾其芳 以遺其子 天其忽忘

宋故聞人府君墓誌銘

余曩以杜史失職罪黜寓家德清暇日浮扁舟訪川  
巖于鄰邑中流遇風命杙舟傍村墅暮夜不得所棲  
問亭傳曰無有獨酒壚在焉問主壚為誰曰聞人君



長者也余得假宿訪主人曰適他墅矣質明將興則  
奴奉匱在戶外余沃盥僅畢君出迎有禮貌自言昨  
暮無他適益窺公于屏間識公非塵凡人也固欲飯  
余具甚設自是識君率間歲一相遇坐客有及求田  
事者余以囊無金謝之君竊聽若不聞閱數日持券  
來曰鄉公與客語田事尋物色其處以緡錢千為公  
得之余驚謝不敢由者七八君曰他日以直歸我未  
晚也如是十餘年僅能償半余刺促不自安君無半  
辭及之一日扶羸過余曰吾得疾且病故來取別久  
之出筆札相授曰向所負已折券懼吾子若孫不察

吾意或相督取余曰自吾居里間雖甚困不貸人一  
錢所見士大夫有急叩人門雖甚薄少不可得今君  
捐數十萬錢不取如棄涕唾授受之際不應如是之  
輕君以筆札抵案徑不返顧余愧其意每從人言之  
知君者皆云聞人君樂善好義辭氣質直不為表襮  
意所欲必為之類此頗衆然非余意也念終當償之  
又三歲而君卒其子頌袖書來乞銘余固欲表其事  
不復辭且使後人知君所為可槩見也君諱譽字聲  
甫世居湖州之武康曾大父永大父億父濟君未嘗  
業儒而舉動不愆于禮義奉親孝謹承顏順指生事



死葬無毫髮可恨鄉里稱焉振貧恤孤不見所難自  
幼至老屬意浮屠氏之學以精進布施為寔行建殿  
閣嚴像設者十數誦內典飯緇流不可以數計各山  
橋梁應剏與通衢徑術並巖險仄應布軌雖綿亘甚  
遠皆獨任之行路受其賜平時多從方外有道者游  
晚歲若有得臨終索湯沐炷香歛念語傍觀曰聞人  
某有道行與否在今日矣寔紹興二十三年八月成  
寅也享年七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  
之南二十里崇仁鄉南岳山之原從先君之兆室李  
氏男二人頽泰州助教早卒頽從信使出疆補官轉

承節郎女三人適邑人姚惇施良佐孫男六良貴良  
臣良翰良心良器良才銘曰

川可回

石可泐

惟茲銘

詔罔極

宋故右朝請大夫鄭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五代祖昱為湖州長興令子孫家焉因  
是為長興人曾祖某故任睦州遂安令祖某父某皆  
不仕君以其子績仕班朝籍累封右朝散郎紹興十  
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五明年三月  
丙申葬于歸安縣開化里後十年贈至右朝請大夫  
績語余曰先君幼失怙恃巖然自立力學不倦夢有



所授乃自晦棄科舉獨玩意浮屠氏之學讀其書甚  
廣中年有得意融釋視死生如昨夢平時遂于天  
文地理卜筮之說一日語人曰吾生丁酉月日時皆  
火屬今歲在辛酉火以類至且死真白雞之年也既  
得疾屏藥謝醫炷香沃盥曰明日又辛酉吾終于此  
矣復戒績曰葬用山地之險也有甚吉必有甚凶吾  
以是得夷坦之地為安吾葬從汝母之旁善矣且吾  
自卜也績奉治命惟謹獨隧首之銘未立私心慙焉  
碩疇昔官學相追其言可信于後世者十不一二存  
今不子求而求之誰固將以表諸墓也既而聞之鄉

老曰君學道堅決若與物無心而事所當為靡不周  
盡律身儉勤教子孫甚力遇宗族鄉党甚信且厚居  
長興時有完一區田一項在埽安之埧市僅足了伏  
臘即徙焉捐其先居之產悉以與族人其後貨稍裕  
葬族党親故者十數與隆寒苦雪閭里之不能衣食  
者持薪米繒絮徃周之一飯之德必報其人雖亡見  
其子若孫則如其人焉性寔剛介朋友或愆于義必  
面折無隱情故所至皆親重之余是以益知君為長  
者配朱氏與君俱學道志行堅確前君若干年無疾  
坐逝男二人績右朝奉大夫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叅



議官道如祝髮為僧住臨安府天井山普應禪院孫  
一人嗣龔業進士曾孫三人膺胥脩余不及識君而  
從績游有年數矣績修潔博習時輩所推既登科名  
聞諸公嘗被選擇自中都官出為部使者及生帥聞  
其進未已也余既得君善行而績見屬意甚厚不敢  
以固陋辭姑叙所聞以詔後人云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張府君墓誌銘

君諱旬字述功其先居吳郡後徙青墩鎮遂為秀人  
逮君之考復卜築湖之烏墩曾大父叔和大父宗祐  
晦迹不仕考育以君叙封至朝散即致仕累贈右正

議大夫母丁氏追封碩人君自少穎異不肯錄嘗  
語人曰家以儒為名未有顯者吾恨為折節讀書游  
學親師友不憚寒暑掌教者偉其文每揭示諸生以  
為軌則學者皆自知不敵已而薦名鄉書為第一登  
崇寧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調婺州蘭溪尉大觀中  
用八寶赦恩轉登仕郎終更用薦陞通仕郎授杭州  
錢塘丞府帥部使者以文字知君薦書交上改京秩  
知嚴州桐廬縣吏戴諒者為姦隱欺稅租君按治得  
寔事上聞與賞格時戶部辟監麥料下第一界君以  
道遠不便親養丐監越州益倉遇



淵聖皇帝及

今皇帝踐祚遷二官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于考功格應賜緋衣銀魚君以親老侍養無幾日  
自列于朝願以身章貴其親有旨從之未赴寧  
國間丁父憂免喪監行在所諸司糧料院將之官  
君自念祿不逮親矣上疏乞閑再更宮祠會有旨  
侍從官各薦賢能君在薦中除知南劍州尋易徽州  
任滿造朝除知嚴陵俄得肺疾乞以郡易奉祠踰  
年請老以疾終于家寔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  
也享年七十有三自改京秩九遷至左朝請大夫君

妙年初仕于吏道已若素習遇事精敏老吏竦服在  
蘭溪時民有甲乙爭田中水溝者甲曰田有溝舊矣  
乙曰券有塍耳寧復溝耶訟久不決君呼耆老問之  
水溝異名謂何曰俗謂之剛又問田中徑曰俗謂之  
塍君取券熟視曰我得之矣易剛為塍是殆匿溝為  
己有也爭者語塞抗為會府往來多要人寺僧義聞  
假權要勢占民產官吏拱默不敢決君小官無所顧  
望一繩以法聞者避之桐廬縣劇政率以猛君獨示  
以息信追科不煩而事悉辦給民健訟相侵漁尺度  
不明君未嘗委官吏按視曰是徒為紛擾民尔命



圖狀來上反覆問詰往之情露民甚愛君比其去也  
遮道借留不減古人至繪像祠之其治微亦然奉行  
寬詔謂德意不下達為承流宣化者之罪或言郡經  
費不足君曰郡經費出于民而有藝極者也民賦輸  
無爽而用不足是必有蔽欺不歸公上者弊在吏胥  
久之盡得鄰郡控犴有由繫不決部刺史悉以委君  
渙然盡釋皆自以為不寃初除嚴州民相賀曰是嘗  
為桐廬矣惠且及我也君幼失母事父孝謹每仕以  
親養為急不及于進兄死將葬日者以歲庚申君  
生之年也盡避之君斥去曰吾豈以拘忌私已之說

易吾意耶律身嚴家政肅小大井平居未嘗廢書  
為文粹美自其少時有集三十卷藏于家

朝暮諄之故親族與計偕取高第者相踵于  
手鈔釋氏典殆百卷神情悅怡若有得焉以明年正  
月丙申葬于湖州長興縣惟新鄉龍潭塢之原娶濮  
氏封宜人子庇右迪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孫男女  
六人願將仕郎頌頊頔女尚幼君歷任久既官其子  
孫又以

明堂赦與致仕息及其兄弟之子二人曰席曰庶云  
前事之月庶以其弟康之狀求君銘始得盡其平生



且恨施用之未既也銘其可辭銘曰

君生弱齡秉志自強謂家世儒

厥問不揚折節讀書藝業益勵

隆師尚友以開後繼奕葉有光

自君起第粵初筮仕宛若素習

律決力行老吏惴慄采年之訟

一訊語塞姦貪斂攘或怙權貴

官吏拱默罔敢有異君雖位卑

了不顧忌相廬之政息信並立

追科不煩民用寧壹豪強兼并

赤度晦匿

君曰委吏

是益蠹賊

命圖來上

反覆問詰

彼民愛君

于今不忘

歲時奉嘗

有如桐鄉

君之治徽

豈弟舒

僚吏以告

經費是圖

君曰此民

不乏賦輸

弊豈在民

弊在吏胥

挾摘蔽欺

謹所應入

曾未幾時

用度有溢

惟君孝友

出自天性

仕每便親

不急于進

暨服親喪

志乃不競

既久得疾

請老于朝

尚期季季



燕居逍遙

迹君行能

與名與位

小見于時

用則未既

龍潭之原

卜云其臧

納銘墓中

以永厥藏

宋故永嘉郡夫人高氏墓誌銘

夫人高氏世為南徐人故中奉大夫安吉縣開國男致仕贈在光祿大夫閻公駁之室也夫人曾祖亮祖溥不仕父仲華以文著于鄉閭晚乃得官為承事郎以其子述贈官至光祿大夫以儒名家諸女皆知書甚難于擇對金陵閻氏昆弟有聲學校既以長女妻其兄而安吉公益有聞于時又以夫人歸焉已而相

踵登上第歷通顯夫人莊靜淑懿自少小不為戲劇女工之餘獨玩意筆硯間泛觀六經諸子識其大指既歸閻氏以不逮事姑為恨舅年高奉食飲藥物不少懈主中饋佐丞嘗敦睦夫党上下肅雍舅賢之以戒其諸女為矜式安吉仕典刑獄閱文書每至夜分求所以平反者夫人坐其傍贊曰審思之無忽也士之從安吉游者相與論道古今夫人竊聽屏間輒為之題目輕重無小失安吉仕四方以廉節稱自謂得內助為多平居不植產族聚浸廣仰食者衆洎為抗治中得圭田之租即以付族長俾置田鄉里次第給



之視兄弟之子逾己子時其嫁娶皆夫人共成之冰  
氏有不能自存至鬻其妻者夫人聞之垂泣斥首飾  
得十萬錢解所御裳衣遣往贖歸之初安吉遇郊  
祀既官其次兄之子又欲及長兄之孫未能也公既  
下世夫人命以遺表恩奉承治命無得有異夫人重  
然諾不耻貧不謀利樂聞人之善喜周人之急為人  
之所甚難類若此建炎四年六月十八日以疾卒于  
建康之溧陽享年七十有七以其年九月十日葬上  
元縣幕府山之原祔安吉域也夫人初封永和縣君  
改封令人後以子彥昭贈永嘉郡夫人生二男彥昭

其長也今為右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判官次子早  
亡女四人得壻者三曰奉議郎林彭年從政郎胡璉  
從事郎薛懌孫杲將仕郎早世晃右從事郎真州錄  
事參軍昂右迪功郎監真州造舡場晟將仕郎孫女  
與曾孫各四人曾孫曰一德世德好德彥昭以才能  
見推士類既為浙部使者以書抵某曰吾母之葬屬  
時艱虞墓隧之銘未立私情刺促若無所容敢以奉  
累余異時固聞之矣使者孝行如古人承顏順色無  
毫髮可恨故夫人晚歲神情安舒益知有子之福余  
與使者相從首尾逾四十載余冒居瑣闥旋以罪黜



使者時為尚書即獨一再出郊垆見存甚厚且以相  
警俾逃後悔其後皆如使者言余心德之弗忘也唯  
是老病昏塞執筆眩然懼無以發揚太夫人遺懿而  
慰使者哀惻卷卷之心既又自念荒陋之文何敢有  
愛于人之毋况親戚故舊且稔其家範若是其悉者  
耶乃不辭而為之銘曰

噫夫人

資淑溫

相君子

節義敦

厚宗親

一以息

曷由然

好詩書

中篤寔

行有餘

蘭生深林

熟幽不芳

閨門之懿

孰隱不揚

孰施者多

而報以寡

謂余不信

視今來者

茗溪集卷第五十



茗溪集卷第五十

墓銘

張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毗陵之弟祕閣字狀公行寔問銘于某謂公之雅故也某其敢辭按張氏之先出自廣陵唐末有名昇任清流令者卒葬于滁遂為滁人清流之孫訓仕揚行密官至太傅清河郡公生司農卿爰卿爰卿生大理司直



廷傑皆仕于江南因家建鄴司直第四子光軫任衛尉寺丞徙居于吳寔始為毗陵人蓋公之高祖也公諱宦字養正公曾大父諱處仁故為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諱果故為郊社齋郎贈少傅父諱彥直贈太傅公自少嗜學貧無書手寫以讀強記絕人諸經及子往之成誦或暗疏之無一字脫遺自以先世為名進士登殊科不應無繼公每用是率勵諸弟崇寧間與鄉薦繼又以三舍法貢于太學試補內舍生明年以上舍成名于時兄弟同榜登科者三人郡守以先此未有表其里曰椿桂自是各以文學行義見知

于時奕々相踵東南士流咸曰人門之勝莫先張氏建炎初

天子規圖中興寤寐以思冀得魁壘博洽之士翊贊廟謨公之弟諱守寔叅大政德望隱然進退為時重輕其論議志節特與公契合公時安于小官未嘗干進叅政去位朝廷始錄公次第選擢至登禁從士論賢之公自登科調越之剡縣簿任滿授滁州司工曹事未赴丁太傅憂免喪授蘄州學教授公不鄙夷後學訓導甚篤會省罷士類惜其去積考遷從政郎授信州司刑曹事到官二年丁母越國太夫人王



氏喪服除造 朝改宣教郎知杭州于潛縣未幾除  
兩浙提刑司幹辦公事建康帥雅知公欲羅致幕府  
公意不欲貽書謝焉其略曰非敢以拂袖為高蓋亦  
知難而退其自信不苟類如此 詔除國子監丞久  
之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召為太常博士會有  
旨侍從官依故事薦十科時薦公者二人曰文章典  
麗可備著述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疏奏召試三  
館公不就明年 召對便殿公條奏三事大要言朝  
士輪對當驗之行事無徒取空言用人之道在加至  
誠勿貳勿疑使正直日進邪佞日消與信賞必罰歸

于忠厚論極鯁切 上善之擢祕書省祕書郎引病  
請外知漳州未赴 召為尚書郎初主駕部後遷司

勲時兵革初定功賞覈寔號為最難吏胥寅緣舞文  
為市類多阻格公為親閱功伐無復由難因陞對力  
陳其弊以為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  
所總括至乃捨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  
非畫一之政也請自今以例為據者悉令上之 朝  
廷稽其合于三尺者著為定制翌日除公祕書少監  
公以老監為儒士老成之選頃嘗為郎祕書今乃再  
至其榮多矣碩齒髮凋殘而被濯危坐讀未見書其



自視何愧蕭德言耶尋遷起居郎未幾擢尚書吏部侍郎銓總平允偽牒詭功一繩以法暮年可閑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歸鄉邦築室數十楹為終焉之計名其寄傲之所曰足軒叅政公建堂曰四老東西相望朝暮往來舉酒笑適公有詩叙其事情傳縉紳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尋知湖州湖為股肱郡倚公為重俄又以疾請祠比還里第則疾且病矣享年七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八月甲申合葬公與公之室令人王氏于武進縣延政鄉薛村之原男二人德成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用成將仕郎女一人

遣右迪功郎新監泰州如皋縣買納鹽場施廣壽女先公卒孫三人未名公自改秩積官至左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訃聞卹典贈左中大夫云公端亮剛介喜善疾惡出于天性平居不妄笑言處內及外待人若一或以為隘不容物而公終始未嘗變也與士大夫游有愆于理者必面折之叅政雖貴公與之議論亦未嘗少借故叅政亦以莊見憚為文近雅配古作者然不自以為能雖嘗居論思之地不為不用而議者惜其用之晚且不久于其位也某為布衣則從昆弟游有年數矣叅政在朝遇相



推挽將置之周行某老且憊分欲引去參政滋不悅  
間見公復道參政相與之情且以見勉其後某寢叨  
除用每念昆仲知遇之深今皆云亡不自知其殞涕  
也銘曰

張自由侯

源分流長

赫奕四馳

史牒騰芳

有派惟揚

寔始可攷

令于清流

蓋唐未造

顯之清河

興于其躬

屈迹淮南

太傅位崇

司農弟昆

家于建鄴

南唐是依

不耀其烈

爰及衛尉

始居于吳

奉常起家

蔚為名儒

奕之流風

以溢後人

椿桂三傑

一時響振

大叅嶽

為國著龜

公獨退然

不羞位卑

停涵蓄養

自其素志

正恐不免

功名富貴

親擢憲府

俄貳中祕

讀未見書

遠與心起

記史柱下

遂長天官

非道不陳

所言必端

既躋論思

夫豈不遇

有蘊未攄

亟以老去

天不憖遺

何恙弗瘳

崇終隱卒

寵數加優



薛村之原

歸于其丘

德音不忘

銘納諸幽

宋故左朝散郎賜緋魚袋錢君墓誌銘

君諱觀復字知原平江常熟人于吳越王錢氏為疏  
屬忠懿王舉國入朝君奕世為士不與恩澤侯之  
列獨賜田在常熟之李墓因家焉後徙居邑中曾祖  
訓祖仁貴隱德不耀父衍累贈右朝議大夫君天資  
穎異自少小知務學一日大書穀梁子成童不就師  
之語于門朝議公驚喜招聘名士教之讀書綴文度  
越流輦年十七當賦舉會祖母李氏將葬君不就賦

以歸或勉之則曰祖母恩我厚今夫不與執事後悔  
何及是夕夢有告以歲若干當登科自是益自信不  
以毫髮非正干定命由郡學升辟雍政和五年以行  
藝兩優釋褐賜上舍及第授將仕郎調越州諸暨縣  
主簿已而用釋褐第三名恩特改授從事郎温州  
學教授溫號多士君風厲程督學者知勸歲終以教  
養溢額循文林郎終更過瑞安巨寇方臘猖獗道梗  
不通縣令王公濟君素所厚也往贖之講畫備禦悉  
自君出公濟信之不疑時旁郡邑皆焚剽流民歸瑞  
安相屬于道或議驅出境君曰孰為吾境驅之遣資



寇並海有洲徙流者數千輩居焉載糧就廩絕其航  
渡頃之流民自獻其能鍛治兵械一新又募鎗杖手  
之趨捷果悍素有稱者用之賊沮敗不敢犯境公濟  
推君功第一君不自言輒止次調湖州司戶曹事郡  
守治尚嚴察吏陰拱以觀不一啓口論當否事有愆  
于情法者君獨力爭初不謂然已而悔服同郡富人  
朱姓勛名者以附麗得官驟致通顯其力足以福禍  
人內外縉紳咸畏之以君登巍科為時聞人願以女  
歸君。不答同舍謂君盍俛就之當得美仕為親榮  
君曰吁是何言歟吾雖貧持菽水奉親。樂也有如

假託非類以進豈吾親意也哉苟如子言適取辱何  
榮之有聞者躡之至是報罷莫測其由或曰此朱氏  
力也久之調楚州司士曹事到官七月丁朝議公喪  
君生理不裕既服喪歸益困時郡縣計民稅輸錢官  
自貿絹取贏資甚厚縣尹憐君貧願以千緡歸君輸  
俾自收其贏君憊然謝之固窮如初服除調衢州軍  
事判官虜騎犯江浙衢當路衝君白郡守縱民老弱  
畢出戶苗一丁不苗與苗而疲弱不堪任者罪如軍  
法其後卒徒欲乘時為變頽城中金帛子女無可冀  
獲乃止以勞循儒林郎秩滿再除衢州。學教授未



赴丁繼母恭人范氏憂服除改左通直郎除國子監承尋改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滿歲相繼除太常丞祕書郎尚書戶部員外郎君仕州縣以詳練庶事居省戶若素習吏不敢欺聲稱赫然意且用矣俄以言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八年起知廣德軍始至訪民利害立罷行之地居高陸歲上供民輸建平倉由湖轉江八丹陽閘以達行在所道回遠復加歛為貲費號水脚錢君亟請于朝寄廩湖之四安相距纔五十里民不病勞循運河至國門不過五日費減大半或謂地產竹木官吏失幾察逸稅籍甚多君

以細民負荷手持糞十百以活妻子其忍扼取之且懼開端為後患雨暘小愆齋禱于神致禮甚恭雖歷旬月無倦色至民俗用巫覡語屠割埋瘞不合典常卜非神意者悉命禁絕歲飢議糞常平倉部使者屢抑君手書諭屬邑振廩濟民且曰民命在朝夕吾能不獨任擅發之責乎早益甚境內田十損八九復請于朝願盡捐歲租以活一方後卒如君言大抵君為政以愛利百姓為心惟恐弗及苟利民力行之不顧已私類若此君在郡憂勞成疾比滿秩歸增劇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終于家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五累官至左朝散郎賜五品服娶徐氏故吏部尚書鐸之女封安人男四人曰侯左迪功郎新紹興府山陰縣尉曰佃左從政郎池州學教授曰佖曰佃舉進士佃後一歲以衰歿卒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合同茶場陳大年次適左宣教郎新筠州學教授徐廷獻諸孤以二十六年正月辛酉葬君子縣虞山之南距大父塋五百弓君有志節執義堅固不曲意求合以希薦引平居簡重臨危健決智略橫出皆契事机事親孝謹求所以順適其意者不少懈初朝議公嘗稱債于人至三百萬晚歲貨產

耗無以償憂見于色君徧詣予錢家以已名就易券別示必償朝議意乃安其後予錢家更兵火子孫散亡契驗不存君躬儉勤抑損妄費生理稍葺他日持六十萬錢歸郡人朱氏朱氏以不聞父祖遺言拒弗受君曰若不聞如吾知之何繼而次第訪尋徧償之不負一錢人有急扣門不以事為解尤不喜脩怨嘗有不悅君者加謗讟甚至君弗校異時其家凋零子若孫來歸率報禮之未嘗及前事嘗自謂出仕久狃習世故失其性真及奉祠累年意泊如也惟嗜學不衰無頃刻廢書或探內典究死生性命之說自號正



靜居士且名其所居之堂以誨諸子甚篤故侯佃遊  
太學為名士試選屢優朋類歛衽知不敵相繼登第  
鄉里榮之以為君操履之報君邃于經溢于文辭尤  
喜為詩有文集十五卷論語解二十卷藏于家前葬  
四月長子侯以余于君有一日之雅稔君出處袖書  
造門以銘見屬辭情懇迫余老病神意耗昏屢謝不  
能侯曰先君泊命且吾母朝夕冀也其忍辭銘曰  
君少之時敏而文勵且勤以發厥身仕更閱志  
剛決以昌其業任不遇尚書即官不登上大夫  
有蘊未輸孰使然歟命也吁

太碩人傅氏墓誌銘

太碩人傅氏會稽山陰人故朝請大夫龍舒太守贈  
通議大夫吳興劉公某之室也政和八年七月九日  
卒于京師子太常丞安止之儻舍安止奉太碩人之  
喪歸吳興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烏程縣澄靜鄉麻  
谷山之原從龍舒之兆後二十三年其第三孫岑以  
戶部侍郎出奉祠尋守上饒岑于某為猶子貽書見  
屬曰大母之葬將二紀叔之所知也而隧未有銘不  
幸父兄相繼論謝其存焉而事大母之日最久習其  
言動者在諸姪惟叔在諸孫惟岑、老矣使一日先



犬馬填溝壑而大母之遺懿不揚無以昭示後人則  
岑之恨豈有極耶每得書問無恙外必以為言某其  
敢辭按傅氏系出傅巖歷漢及唐世有聞人或居北  
地或居清河至太碩人之高祖天台縣令鄴始著籍  
山陰曾大父仁弼為河南府澠池縣主簿大父霖贈  
尚書職方員外郎父瑩任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  
贈某官屯田以篤行聞于時鄉里稱顏子其孫息有  
家法且勵于學多名鄉才大夫人門之盛在東浙為  
右太碩人其弟四女也天資孝謹自少小如成人屯  
田難其配龍舒伯父年十八誦詩作賦論議如賈生

再上登危科聲名籍、先娶新昌石氏早亡屯田以  
太碩人歸焉太碩人之歸劉氏也事舅姑惟其所任  
恭其夫如賓嚴祭祀厚宗族睦姻黨息妾御子其庶  
猶嫡字諸婦猶其母動靜有常率應儀法簪珥服飾  
非甚敝不改為弗狗時好平居言笑甚寡和豫之氣  
溢于顏間自始及終未嘗語謬群從婦族居惟長伯  
妣是師太碩人有所曉譬未言而誠意已喻聽者悅  
服閨房忿爭戾氣橫出望見太碩人在堂則屏息縮  
慙若無所容太碩人初無言也觀者竊嘆德人之有  
威若此龍舒仕官四紀囊無贏貲鞠養孤甥至終其



身既畢其嫁娶又先已子官之太碩人贊其事而躬其役寔甚勤凡今女子之行為可稱者皆優為之未易疏舉晚歲閱佛典有得視世事若無心臨終不亂享年七十有八男四人長曰欽止任某官簽書淮陽軍判官廳公事持龍舒之喪以毀卒其後以其子贈通議大夫次太常丞安止也官朝請郎次嘉止修職郎福州羅源縣丞次祥止不仕女六人適播紳郎處厚范正平竇誥吳墳袁敏孺陶擴孫男崧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嶠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提點洪州玉隆觀岑左朝散大夫降克徽猷閣待制知信州軍

州事宓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嶧右迪功郎新授明州錄事參軍嶸左宣教郎太常寺主簿嶸嶼岷業進士孫女壻曰葉樛詹度葉宏中張由智沈邦達吳居寔居恭曾孫男桐澗泌瀆涑坦之湍洪湍曾孫女得壻者一曰葉均葉光太碩人既葬十有餘年之間三男二長孫皆亡諸孫之仕居中者三岑力學有雋才喜論事自結主眷始為從官嶠嘗任太常少卿嶸亦稍稍為時用嗚呼太碩人之遺澤未有窮也銘曰

傳出商巖

望于北地

厥後克世

于今千祀

爰著山陰

自我高曾



冠冕彬

篤行純備

猗欵碩人

我乃獨易

察色承顏

皆若已出

從婦族居

聽者悅隨

克相其夫

見于女史

有燁其興

家世矜嚴

寔鍾其懿

我視舅姑

惟命可否

慈愛均等

伯如是師

鞠養孤甥

悉義所安

鮮克始終

惟屯田公

是則是似

人所謂難

如父如母

我視厥子

何有庶嫡

誠意款

輒先子官

自昔婦德

有是具美

麻谷之岡

閱此銘章

時惟舊藏

無使壞傷

大夫趙君權厝銘

君諱不侮字彥恭

太宗皇帝六世孫漢恭憲王元佐之系元佐生密國

公允言允言生南康郡王宗立是為君之曾祖仲

琳贈安化軍節度使追封安陸侯父士顥贈安化軍

節度使追封武當侯君以蔭授三班奉職歷宣州濟

州永靜軍酒稅瀛帥張公近奇君之才越資格辟授



瀛莫二州兵馬監押知桃花寨次調湖州兵馬監押  
密州都監宣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官舍  
序遷至從義郎後以次子善繼通朝籍遇郊禋贈君  
文階累至奉直大夫君性沉厚孝謹不妄言笑好學  
善為詩章遇事通敏有志節可撼以氣初為濟酒官  
前政課入不登酒復敗惡部使者將按其罪叩門祈  
哀以親老為言君慨然許之為見使者請以身任其  
課更釀補償有不足繼以私財使者高其義聽善去  
桃花寨地接近邊君因其土俗和輯訓練得士卒心  
湖郡通衢徧仄飛甍相壓郡守命君盡撤去之君曰

居民盜占非一朝矣今盡徙恐不能制兼并徒使單  
弱受弊守悟議寢泊君終更人有委白金一篋給守  
舍者託附致京師君赴祖席詰朝得片紙于几上曰  
蒙公厚恩願効諸從者君愕然以告歸安丞王嶮勾  
得其姓名悉歸之益嘗為重囚誣引賴君辨其枉得  
釋者也在密州時軍賊李進告其徒囊橐既盡得計  
其贓罪皆殊死君陰為未減上其狀後悉獲免或詰  
之則曰吾豈真人于死而覬上賞耶其執義慷慨慈  
恕潔廉類此者甚多初君旅殯河陽汜水之僧廬紹  
興九年河南地復始以喪歸明年閏六月朔推曆于



臨安府臨安縣靈鳳鄉靈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六配高氏贈中書令諱化之曾孫封太恭人男三人長善結左承直郎江淮路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後君十五年卒次善繼右朝散郎權知泰州軍州事次善約女三人長適右迪功郎姜協次適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揚存中封揚國夫人李適左朝奉大夫知嘉州軍州事郭世雄封宜人孫男八人汝楨汝飭汝勛汝勛汝勅汝功汝劬汝飭左修職郎新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孫女二人君以儒雅自將所與交必一時聞人尤篤于教子

延禮髦俊朝夕講肄故其子皆有能稱善結擢宣和六年進士第善繼在南都試選屢優文行可觀今為名太守下逮其孫汝飭亦勵世業弱冠登科女婦名臣上所眷遇位列九棘門戶赫奕歆艷一時豈惟君之智識絕人効見若是抑持心忠厚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若孫也君權厝後若干年君之外孫左奉議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揚君僕狀君之行求銘于余曰吾母治命也其敢忘余心閔焉且嘗與善結為朋僚而善繼從游益相後義不得辭銘曰

義利之判分兩歧

彼輕此重或使之



得喪內怵心火馳

嗟哉趙君儼自持

即赴急拯難初不辭

棄賞却饋義且慈

余曰吾行四方仕京師

所見貴胄如君誰

子孫砥礪敦詩書

奕奕門戶生光輝

植槐俟報勿復疑

陰功至行天所私

徐氏安人墓誌銘

安人徐氏世蒲陽人徙居吳郡故尚書戶部員外郎  
同郡錢君觀復之室也戶部之亡也安人命長子侯  
來吳興以戶部遺意屬銘于余葬未幾侯再至拜且  
泣曰天不悔禍吾母又棄諸孤侯不即死者以窀穸

之故今克葬矣而銘未立願憐我而深悲之且察吾  
母之素志而賜之銘匪公孰賴余心感焉不敢以老  
且病為解安人諱溫字德柔曾祖真樞故不仕祖摸  
贈正議大夫父鐸熙寧中廷對魁天下士仕至吏部  
尚書贈少師安人少師之季女也生有令姿性識通  
敏母吳國夫人莫氏知其非凡女子也甚愛之重于  
擇對于時太師蔡魯公于少師為同里願得安人為  
子婦吳國辭焉私語其子吾女當妻士人終不與勢  
家子以苟名位尔等誌之戶部時為太學生以上舍  
兩優解褐名聲煒然蓋嘗拒勢家之求婚者或以安



人聞乃自喜以為得所願兩家事適相契鄉里至今  
談之安人之婦錢氏也事舅如父事姑如母宗族內  
外禮意周洽被服簡素如寡人子相夫必以義戶部  
佐州郡有能稱旁近有疑訟久不決者往之委之吏  
牘堆几安人戒左右無得以他事閑白俾之盡心或  
從旁贊決動得理所舅朝議之葬營奉父之不能具  
或勸累甓代擲安人曰不然天或者見假生理未泯  
而追念今日之闕雖悔何及斥所御簪珥等鬻之以  
佐其費戶部感服以為吾意亦及此而不言者恐汝  
難之也其後貨費益窘安人意慮精密重以儉勤寸

積銖累十有餘年遂克成家歎曰吾有屋可居有田  
可業不啻足矣尚何求凡言利道者皆謝弗聽平居  
不妄費一錢至賓祭餽遺不敢少簡人以難厄見婦  
未嘗輒拒閨閫事井、秩、不亟不徐而人自祇率  
喜釋氏學治鍾飯僧崇飾佛像費不可計閱貝葉書  
數千卷晚有得烏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七日卒享年  
五十有九諸孤以其年十月壬申葬于虞山之西祔  
戶部之兆禮也安人以戶部陞朝遇郊祀恩再封至  
安人男四人曰侯左迪功郎曰佃從政郎皆太學名  
士相踵登第曰佖曰佃業進士舉佃先夫人十月卒



女二人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合同茶場陳大年左宣  
教郎新筠州學教授徐廷獻銘曰  
嗚呼安人志曷偉率德蹈義佐君子  
被服簡素心不耻  
服勤于家歲其幾  
即君競秀名燁  
志業克就誰與比  
蒼山同穴不踰禮  
積金滿籩不足喜  
為善之慶有如此  
我諗之銘光女史

茗溪集卷第五十一

茗溪集卷第五十二

雜著

題陳都官墓芝亭石刻後

某弱冠游太學從師友間得前輩制科進卷讀之其  
題曰太平有為策者蓋賢良都官陳公之文也觀其  
極論天下民物利疚慷慨熟復鄙心慕焉今六十年  
矣尚能記其髣髴公以嘉祐四年召試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科自祕閣至廷對皆為第一十餘年始為  
越州山陰宰上書論青苗事忤時相一斥不復公自  
謫廢便無仕進意當是時詆新法得罪去朝者如中



丞呂公諱誨殿中侍御錢公諱顛某伯祖雜端諱述  
同時出國門至南京飲酒三日而別且相戒不復出  
公官卑又早世七論悲之公之亡蓋某始生之年獨  
幸與其孫彥彥俱為太學生得公之文稍多彥彥以  
文學馳聲庠序士類推服既仕官不苟進懷抱怡然  
語某曰我自得官應遷轉者並用考功格計歲月而  
升未嘗僥幸一日恩賞中間嘗承祕書為顯用之階  
已而補外其志節之高不辱其祖史臣稱魏暮挺  
有祖風烈余于商彥亦云芝亭之瑞前諸公論之詳  
矣茲不復言紹興己卯六月丙午劉某書

宋故太宜人莫氏墓誌銘

太宜人莫氏會稽餘姚人故贈右通直郎同邑胡君  
諱伋字浚明之室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晦不仕  
太宜人自少小知書浸長作詩論文如惠男子女工  
之事不勤而能年三十始嫁與其夫以文字相磨切  
甚自樂也浚明負才氣謂富貴功名可以拾取初以  
鄉書試禮部不偶因肄業太學閱三歲歸省其母宣  
夫人尋奉母命成婚于莫僅旬日復如京師太宜人  
不奪其志每致書問無恙外必以母養勉之既又齟  
齬乃慨然言歸闕館舍受鄉党子弟之願學者躬自



教授或衣食之太宜人寔喜焉子二人曰沂曰汾方  
沂之在母也太宜人夫婦危坐相對多誦經子用昔  
人胎教之說沂生而資性敏悟絕人督教之甚嚴汾  
慕好亦如其兄客過其門聞誦讀講演之聲嘆曰有  
是夫也有是婦也有是子也沂未弱冠試補太學為  
選首紹興五年中進士甲科自是奉親就養官舍二  
十八年以沂為尚書郎遇 郊祀恩封太安人明年  
顯仁皇太后覃八十之慶加封三十年五月晦以  
疾終享年八十有七時沂為尚書右司員外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護喪既

歸貽書乞銘于余將以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邑之  
翁湖之原祔浚明之兆建炎己酉余掌學會稽既終  
更聞寇難越江浙未知避地之所外親或告余距縣  
三十里有胡氏世業儒兄弟好客急義有賢稱盍往  
依焉余舟楫至門皆出望余舟迎謂僕夫曰此教官  
劉姓者耶于是開其傍舍見授凡飲食器用纖悉備  
具其至如婦余不自意恐懼流落中得此也已而見  
太宜人于堂上而余之室乃獲朝夕從太宜人游見  
其勤儉有家法奉祭祀睦姻族周人之急不少靳談  
人之善如已出其所居之軒名曰清淨悉足以為法



每為余言之其後浚明以其妹歸余長子巒為姻家  
孫男七人振拱挺抑抗括掄孫女五人尚幼銘曰  
六重侃、宜人、西余行中軌則陳、歸嬪儒家  
具其伉儷連壁不自朝暮聞見詩書禮易  
惟善之為聞其曾靡有忒晚而就養  
既壽既佚所習夫豈人謀陰報其必  
家山相望墓木拱揖我諗之銘

州里是式

右二文乃先公八十三歲時作嘗語子孫  
此文入石吾不及見矣是年季冬捐館如前

云故表于此卷孤巒泣血謹書

茗溪集卷第五十二



茗溪集卷第五十三

樂章

洞仙歌

細風輕霧鑱山城清曉冷  
藥疎枝為誰好對斜橋孤  
驛流水濺無限意清影徘徊自照  
何郎空立馬  
惱亂餘香綺思憑花更娟妙  
腸斷處天涯路遠音稀  
行人怨角聲吹老嘆客裏  
經春又三年向月地雲堦  
負伊多少

夜行舡

十頃疎梅開半就折芳條嫩香沾袖  
今度何郎樽前



疑怪花共那人俱瘦。測、輕寒吹散酒高城。近怕  
聽更漏。可惜溪橋月明風露長。是在人歸後。

念奴嬌 和曾宏父九日見貽

江邊故國望南雲。縹緲連山。脩木遠憶淵明。束帶見  
鄉里兒曹。何辱世味。醺人折腰。從事俛仰。何時足可  
憐。菊下醉吟。誰共徵逐。我愛九日佳名。飄然歸思  
想當年。丘谷夢繞籬邊。猶眷戀。滿把清樽。餘馥援筆  
洪都如君英妙。滿坐芳傾。屬月臺揮袖。叫雲聲斷。橫  
玉

又

故山秋晚。嘆蕭蕭華髮。霜林同色。崖谷題詩。追舊賞  
往。蒼苔綠壁。二士權竒。一翁衰病。努力攀筇。展佛  
香吹過了。知境是空寂。別後風月佳時。拄頤何事  
想東林。遙碧小研。蠻牋驚秀句。天巧何曾雕刻。倚馬  
雄才。凌雲逸氣。路覺丹霄直。三千牘。就看君歸奏文  
石

又 和陳元載中秋小集

燕臺暮集對秋容。淒緊松陰。幕、徒倚欄邊。臨翠壑  
千頃。風煙橫出。坐待冰輪。天空雲散。一色如蒼壁。姮  
娥有意。為誰來赴。今夕。身世如許。飄流佳時。輕過



了他年空憶我輩情鍾端未愧昔日蘭亭陳迹坐上  
何人驪歌淒斷語別還應惜有心紅燭替人珠淚頻  
滴

又中秋後一夕泊舟城外

水煙收盡望汀蘋千頃銀光如幕霜鏡無痕清夜久  
惟有驚魚跳出月在杯中我疑天賜勸飲仍加璧姮  
娥應為後期償賽今夕遙想當日同盟山齋孤諷  
有新詩相憶聚散難常空悵望萍梗飄流蹤迹明月  
明年此身此夜知與誰同惜參橫河側短蓬清露時  
滴

踏莎行遊鳳凰臺

二水中分三山半落風雲氣象通寥廓少年懷古有  
新詩清愁不是傷春作 六代豪華一時燕樂從教  
雨打風吹却與君携酒近攔干月明滿地天無幕

虞美人族兄無

浪花雲葉交加舞身近青冥路天知此客解騎鯨今  
夜一江明月送行 從今直上鰲峯去應記經行  
處莫將險語亂江聲却怕月中高卧彩虹驚

江城子上元渤舍人將赴吉州因以戲之

秋香巖下着樽罍小徘徊莫停杯來歲花時相望兩



悠哉看取脩眉縈度曲真箇淚界香腮  
舡頭擊鼓片帆開曉風催首應回景物撩人詩思不勝裁  
會有江山淒惋句憑過鴈寄懷來

臨江仙 餞別王景源赴臨江軍

柳外雙旌斜照日忽去意難留大江滂畔老諸侯  
舉觴仍氣緊覓句更風流 遲暮不堪容易別溪聲  
為寫離愁自從今日轉舡頭他時扶杖叟獨立向滄  
洲

又和王元渤韻

落日西風原上好笛聲誰奏伊涼緩尋山徑掇幽芳

平生真自許江海老潛郎 最愛杯中浮蟻鬧鵝兒  
破殼嬌黃使君醉裏是家鄉更追修禊帖一詠一傳  
觴

雪月交光

正五雲飛仗縞練纖裳亂空交舞拂石歸來向玉階  
微步欲喚冰娥暫憑風使為掃氛驅霧漸見停輪人  
間未識高空真侶 千里無塵地連天迥倦客西來  
路迷江樹故國煙深想溪橋何處雲鬢分行翠眉縈  
曲對夜寒樽俎清影徘徊端應坐有風流能賦

望海潮



垂陽深院啼鴛清晝東風細繞簷牙野色亂春嬌雲  
捧日燕翻蝶舞交加溫詔下天涯早畫舫飛檝疊鼓  
鳴槳共挽旌幢緩曲絲竹醉韶華江都自古豪誇  
正迷樓墮絮月觀吹花玉宸眷深金甌望重何人暗  
草黃麻歸路接堤沙宴上林風月紫闕煙霞鳳檢飛  
來便將春色到朝家

醉蓬萊

秀城元夕

正官橋柳潤候館梅開幕雲淒冽澤國春歸是燒燈  
時節吹綻紅蕖挽低星斗共水光澄澈霜瓦樓臺參  
差似與蓬壺相接千騎遨遊萬家嬉笑簾捲東風

弄粧成列慢舞樽前看輕盈回雪來歲今宵舜韶聲  
裏對六鰲雙闕鳳檢飛來玉驄去踏青門華月

望明河

贈路侍郎使高麗

華旌耀日報天上使星初辭金闕許國精忠試此日  
傳巖濟川舟楫向來雞林外况傳詠篇章雄絕問人  
地真是唐朝第一未論勲業鯨波霽雲千疊望仙  
馭縹緲神山明滅萬里勤勞也等是壯年綉衣持節  
丈夫功名事未肯向樽前傷輕別看飛棹歸侍宸遊  
晏賞太平風月

驀山溪 葉左丞生日



卿雲衍苒翠壁天開就移下小方壺照初日嘉林濯  
秀君恩暫許丘壑憇龍開徑竹續巖花小試丹青  
手聲名德業漢代誰居右紅旆碧油幢想今古山  
中未有霜松手種應待茯苓生齋釀熟玉泉香還上  
萱堂壽

生查子  
城頭長短更水調高低唱別酒不盈斟淚洒風煙上  
明年二月時更向城陰望只有舊歌辭傳作風流樣

清平樂

相望吳楚遠信無憑據欲倩春風吹淚去化作愁雲

恨雨春應已到三吳楚江日夜東徂惟有沂流魚  
上不知尺素來無

青玉案

小山遮斷藍橋路恨短夢難飛去長記脩眉索曲度  
約花開檻映風招袖搃是憐渠處追歡我已傷遲  
暮猶有多情舊時句極目高樓千尺許竹枝三唱為  
君淒斷東日西邊雨

夢橫塘

浪痕經雨鬢影吹寒曉來無限蕭瑟野色分橋剪不  
斷溪山風物舡繫朱藤路迷煙寺遠鷗浮沒聽疎鐘



斷鼓似近還遙驚心事傷羈客  
新醅旋壓鷺黃拚  
清愁在眼酒病縈骨繡閣嬌慵爭  
解說短封傳憶念  
誰伴塗粧綰髻嚼葉吹花弄秋色  
恨對南雲此時悽  
斷有何人知得

西河

山驛晚行人乍停征轡  
白沙翠竹鏤柴門  
亂峯相倚  
一番急雨洗天回  
掃雲風定還起  
斷崖樹愁無際  
念悽斷誰與寄  
雙魚尺素難委  
遙知洞戶隔煙窓  
簾橫秋水淡  
花明玉不勝  
寒綠樽初試  
冰蟻小  
惟細酌  
任歌醉撲流螢  
應卜心事誰記  
天涯憔悴對今宵  
皓

月明河千里  
夢越空城  
踈煙裏

眼兒媚

度歲經年兩看承  
誰信有輕分  
從前穩過  
如今方悔  
不會溫存  
眼前無限  
經行地  
何處不銷魂  
多應為你  
不看風月  
睡過黃昏

水調歌頭

和李泰發尚書泊舟嚴陵

千古嚴陵瀨  
清夜月荒涼  
水明沙淨  
波面一葉弄孤  
光  
北望旄頭天際殺氣  
遙昏楚甸  
雲樹失青蒼  
愁絕未歸客  
衰鬢點吳霜  
聽江邊鳴寶瑟  
想英皇騎鯨  
仙裔高韻清絕  
勝風篴醉入無何境界  
却笑昔人底



事遠慕白雲鄉不見咸楊道煙草茂陵荒  
縹緲青溪畔山翠欲黏天縱雲臺上攬風招月自何  
年新舊今逢二妙人地一時清絕高並兩峯寒歌在  
煙霏外人在去由間着方床容老子醉時眠一樽  
相屬高會何意此時圓况是古今難遇人月竹花俱  
妙曾見句中傳不向今宵醉忍負四婢娟

鷓鴣天

巖下秋陰引興長坐中初識令君香攬將風月歸詩  
藪乞得溪山作醉鄉憐我老與傳觴吳霜點鬢又

何妨只應銀燭交紅夜羞對雙歌髮綵光

木蘭花 餞別王元渤赴吉州

桂香臺上秋風嫋鴨綠溪前離思渺一庖芳醕細深  
傾聽盡陽關酒醉倒政成早晚傳溫詔莫戀江城  
歌吹繞明年身到鳳池邊重看春波生故治

浣溪沙

午夜明蟾冷浸溪姮娥應有辟寒犀桂巖仍在曲攔  
西擷藥攀條情未已經立尋壑想招携不應癡馬  
惜郵泥

點絳脣



洞戶香凝晏開特地風煙好靚粧娟妙玉雪光相照  
認是桃源綠水紅雲遠真曾到漾舟人老應被桃花  
笑  
雲鬢分行照人明艷新粧就御香牕牖細酌鵝兒酒  
鐵撥鶉絃一試春風手龍仙奏絳霄聲透不許人間  
有  
臺上風光濃欲滴傍欄芳桂陰成亂山相對長官清  
琢詩能句好舉酒見心傾團扇不應秋後棄幾年

臨江仙

仁惠風行渭城柳色若為情一樽松竹底三唱和秋  
聲

驀山溪

王家人地爽爭高秀金紫照青春想當日烏衣巷  
口聲名氣槩今見兩朱轡詩似錦酒如澠屬意風光  
厚釀泉石壁未減南陽壽清興與誰同探梅夢溪  
橋驛候東風御柳應訪此韓翃歸步穩赤墀邊肯記  
幽棲否

念奴嬌

小舟漂兀犯溪煙深入無窮寒碧路繞蓮塘渾亂眼



千頃朱、白、聞說高情尋盟鷗鷺愛此風標客掀  
髯一笑頓忘身世形迹 我愛古邑風流碧峯爭秀  
峙相持如掖製錦才雄應未怕百里文書堆積吏散  
庭空舉觴邀月飲興何妨劇却憐宣子杖頭纔掛錢  
百、柳梢青、西、未、諫、詩、以、餘、意、風、興  
柳汀煙暮常記岸幘風流張緒酒興詩情而今移句  
邨邊佳處 使君自樂蕭閑未肯副巖廊虛佇不念  
寒窓老人幽夢追尋無據

鵲橋仙

春風真箇取將花去 酬我青陰滿院名園清晝漏籤  
遲未肯負酒朋歌伴 使君情在暮雲合處卧看碧  
峯峨并向來魂夢幾曾真休怨斷樓高不見

浣溪沙

曾向蓬萊得姓名坐中省識是飛瓊琵琶翻作步虛  
聲 一自當時收撥後世間絃索不堪聽夢回悽斷  
月隴明

點絳脣 和王元渤舍人見貽

歲月飄流故人相望如箕斗畔愁千首詩骨能清瘦  
昔日鷗絃同看春風手君知否袖痕別後猶有臨歧



酒且醞熟同香春九十日味苦時東院外醉百甜如  
為長願又入醉豎吐其卡抽然十首皆曾指散更  
山邑新涼夜堂爽氣侵南斗為誰驥首月冷冰娥瘦  
八萬二千雕琢瓊瑤手君知否待君歸後雙照杯中  
酒 一自當知此餘對如問愁索不欺頭夢回對酒  
曾向蓬萊望海潮坐中夜船長乘帆歸時時亦亦  
東郊人報春風消息先歸御柳宮梅殘雪戀枝輕陰  
閣雨鬱葱端氣佳哉清曉九門開聽舜韶聲舉迤邐  
天街雙闕連雲六鰲橫海駕峯來 華燈競簇樓臺  
正豐年共樂歡意徘徊簾捲弄粧塵香趁馬輕寒細  
入人懷爭待鳳輿回看一天星斗移下蓬萊是處歌  
謔太平聲入萬年杯

畫殿文為青玉案無事時時入紫殿非早語用也  
馬頭雙鵲飛來喜暗凝望音書至一掬離懷千萬事  
綠窓深夜短牋封就應也尋人寄語春風鬢畔踈梅  
藥映粧艷清如洗苦恨眼邊長憶記楚宮行路倚橋  
攀驛供盡梅花淚

喜遷鶯

曉光催角聽宿鳥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煙村馬嘶人  
起殘月尚穿林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猶弱嘆



倦客諳不禁重染風塵京洛  
追念人別後心事萬  
重難覓孤鴈托翠幌嬌深曲屏香暖爭念歲寒飄泊  
怨月恨花煩惱不是不曾經着這情味望一成消減  
新來還惡

淡月精神疎梅風韻粉香融臉  
脂潤袖痕猶帶玉  
虬煙六朝窄樣裁宮錦  
眉黛分愁眼波傳信酒闌  
盡燭交紅影有期無定却嗔人索強我早諳伊性

浣溪沙

莫問新歡與舊愁淺顰微笑  
捻風流眼波橫注楚江

秋  
十字街頭家住處心腸四散幾時休攬風招月  
是朱樓



茗溪集卷第五十三

茗溪集卷第五十四

閣學劉公行狀

曾祖昉贈尚書刑部侍郎

祖逢太子中允贈左光祿大夫

父撫贈右太中大夫

母王氏贈太碩人

公諱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曾大父而降世以儒

學名家伯祖述以直道清節事

神宗為知雜御史疏新法得罪者也御史之子握年十八登進士第至龍舒守見公尚幼趨于前命賦詩



操牘立就語竒出舒州喜且歎曰此異童子吾宗其興未冠試太學屢先多士聲稱藉甚丁內外艱跣哭就道見者為感動家貧力葬無違禮有司欲以公應入行選公曰行者士之常也謝不就宣和三年始獲奏名禮部唱第廷中少年朋遊多已貴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監秀州都酒務人皆言公宜在文字之職公不卑其官事以辦給長吏知公名未始以常僚待之秩滿為越州學教授時翟汝文知州事翟公早入翰林于流輩鮮所稱許得公歡甚間出所為文屬公定其藁至以託客曰頗曾見人

物如此乎公既代去避地于姚江傳崧鄉來攝郡政書禮致公即勸傅公起義以赴

國家之難至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傅公感慨流涕會李叅政邴得祠過郡見公由語終日密薦公人物議論宜在朝廷蓋不使公知建炎四年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改元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甚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能圖尔昔吳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為憂曰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果滅于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



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而楚以不止是禍福倚伏果不可不為也如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某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公而執政者不憚也除祕書省校書郎考試兩浙類試進士公語同列科舉方變欲文學之外通時務尔凡言涉浮靡者盡黜之既皆患無其人公袖出一軸曰是宜為首及啓號乃九成也九成以行誼推重鄉里餘多一時聞人衆始厭然服是年冬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

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為夬而繫辭則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至矣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公又上疏

陛下憫宿蠹未除念頽網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

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



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  
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  
心而得百姓士君子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  
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  
矣上覽奏嘉納時廢事草創有司法令類以人吏  
省記而吏生因緣欲與則以與例進欲奪則以奪例  
陳公曰法令具在姦吏猶得侮之今一切聽其省記  
欺弊可勝言願以省記之文送勅令所定而頒焉公  
雖未嘗任言責而論事不一方手詔詢中外利害  
命大臣修政之日公即具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修其

所謂攘夷狄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  
為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建之務  
未見所當急也又言人才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  
銓選朝廷之士人而不出在外者雖有異能不見  
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之門  
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爾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  
唐劉晏法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邨皆  
置義倉以備凶荒增重監司自轉運副使至提點刑  
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為之及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  
當是時雖中丞侍御史有論必咨公而後決明年秋



遷起居郎奏事上前上迎語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  
遷三史曾刊封公直學士及今刊封公直學士  
祖宗朝有幾公謝臣不足以知舊典尚記宣和間張  
激李稅與臣寔同願臣何以當此公既荷上知其  
在臺察已刺口論事至是因面對極陳堂吏官官之  
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遂罷為主管台州  
崇道觀寓德清僧舍杜門却掃自放于山水而詩文  
益清健閱二年召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神主于  
温州未行改權發遣袁州又改浙東路提點刑獄公  
事加直顯謨閣公盡心庶獄每行部其株連久繫者

釋遣動數十百人守令至聘昭而民或畫像以祠公  
然悍強冒法者未嘗故縱越有巨姓怙富橫甚致仇  
人于死賂二三達官求以為受雇覲末減公治之愈  
急屬吏咸恐公不顧卒刑于市一路始服公之平會  
攝帥事即奏疏比年帥臣權稍輕屬郡莫相統攝調  
兵則不遣移食則自占今既罷管內安撫矣則諸郡  
有得便宜指揮者亦宜聽帥司節制以革前日之弊  
秩滿除權發遣常州未赴召入祕書為少監既賜對  
上曰知卿以外無為卿言者公頓首謝居兩月復為  
起居郎遂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賜服三品時九年正



月也會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公亟上奏將以太府丞驟綴從班前此未有道路藉口以為將上書助和議而已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為地而不忠乞併與臣罷之疏入不報九月遷給事中仍兼侍講徐偉達除知池州偉達嘗事張邦昌為郎者也公言邦昌僭逆凡仕偽之人皆知諱其官稱唯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足惜且無以示好惡于天下遂罷偉達呂抗以大臣子除貼職添差浙東提舉茶鹽王存等非老病而罷從軍從軍與差遣公皆謂不可至貴近之請尤論執不避

其下雖小事悉爭之孟忠厚乞試河南一郡公奏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公曰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况州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上皆為罷之武臣王仲寶等押扈衛人馬依康履例給料曆公亦奏料曆非參選不可給一二年來始以給奇功者履等非奇功而仲寶又其屬也廖剛時為中丞謂其僚曰臺當有言皆為劉公



先矣我輩獨無愧乎公居瑣闥僅百許日繳奏未已  
用事者始忌公因誣公薦士夫寔又罷為提舉江州  
太平觀久之除祕閣修撰十五年冬除敷文閣待制  
議者希用事意謂公辭免有訊請遂中格併奪修撰  
二十三年上疏請老始復祕閣修撰致仕九月再除  
敷文閣待制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媿庶政即起  
公赴行在公聞命不敢固辭杖而造朝至國門辭曰臣  
老且僊念竭力以報陛下然足嘗跌而傷拜伏不能如儀惟

陛下貸而歸之上雖思公之賢渴欲見公而亮其  
無隱遂進公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以歸紹興三十年  
十二月初四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三明年正  
月丁酉葬于烏程縣澄靜鄉趙村後塢山之原官至  
左朝奉郎爵至長興縣開國伯食邑至八百戶訃聞  
贈左朝散大夫娶臧氏同郡記室參軍詢之女勤儉  
有禮節閭內巨細未嘗憂公而勸公以游學及公既  
達不以為喜既退不以為戚先公十年卒封碩人男  
二人巒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螯右承務郎淮  
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孫男九人簡符筮筌



篆範策籍笈得官者五人餘業進士孫女三人適張  
穎周楠而一尚幼公少敏悟七歲能屬文既長博極  
群書至星曆方伎佛老之說莫不窮折要眇為文章  
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  
博而關鍵嚴備鄉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誌墓乃  
以為榮其為制誥明白有體麗而不能雖書詔填委  
一日數十倚馬輒辨嘗曰人君訓告賞善罰惡辭也  
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故公在詞掖數月人  
爭傳誦顏魯公孫持命官公當制偉甚上歎賞不  
已至于書之其為詩高處陵轍鮑謝下者猶足奴視

溫李寄意深遠自成一家呂舍人本中陳叅政與義  
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語不自人間來也石林葉  
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公為第一流  
至公詩亦曰世久無此作矣有類藁五十卷藏于家  
公儀矩整秀樂易長者聞人有小善至單詞隻句可  
取率稱道不容口後進經公指授其為文必可觀然  
公于文蓋無所不能于學無所不通自少馳聲場屋  
年逾四十始得一第暮年僅掌書命曾不得正玉堂  
為學士其雍容獻替已不勝忌克擯廢于祠宮者十  
有七年及上欲用公而公已老矣嗚呼使公而蚤



得用之而不為檢人間之既間而歸不病而至于復  
用則其所立詎止是哉公文章之餘筆法甚工而樂  
府亦盡其妙京師市人鬻者紙為之貴而公寔冲澹  
寡欲戲于翰墨自布衣至登法從不蓄聲色雖飲食  
奉養未之少異閑居不妄營一錢客謂公宜有以遺  
子孫公誦疏廣之言以對退而誨其子曰吾平生通  
塞聽于自然唯机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年逾八  
十抽思作文不減少日臨終之秋預戒其家疾既革  
無一語謬蓋達于性命如此元吉兄弟久從公遊荷  
公之愛為深故知公行事為詳因泣而次之謹狀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

日右通直郎司農寺

主簿賜緋魚袋韓元吉狀



茗溪集卷第五十五

告詞

除監察御史

紹興元年十月六日程俱行

勅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劉某御史臺屬皆朕耳目之官也自元豐肇新官制于是尚書諸曹分隸六察雖非言責之地然尚書萬机本天下之事無不搃焉而御史得以糾六曹之愆違則其任亦不輕矣以爾問學之美推于流輩才術之施宜無不可選自讎校維持朝綱尚躰懋恩益祇厥職可特授依前官守監察御史



除起居郎

紹興二年七月十日陳與義行

勅左奉議郎守監察御史劉某朕于干戈多故之辰宗獎文士人物凋喪之後選擇近班庶幾朝廷之光以副天下之望肆于所得不次命之以尔儒服退然執義甚固文聲藉甚進官晚成比繇中祕之聯稍與南臺之選載稽公議有簡朕心遂錫贊書俾司史事進直螭陛退居鸞臺極于儒者一時之榮以為多士稽古之勸往哉祗服益勵尔修可特授依前官試起居郎

與宮祠

紹興二年八月三十日下陳與義行

勅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劉某朕于艱難之際雖暴衣露蓋不敢康寧而旁招四方之才與之治天職食天祿延見訪問禮貌加焉惟恐失士大夫心可謂無負矣苟或負朕其可不懲尔自少吏列耳目之官又親擢之以為柱史幾尔助朕以成中興之績今乃不然朋比姦回更相借譽竊弄威柄漸不可長抑而不揚何以為政其罷所任往食祠宮尚体寬恩無忘循省可罷起居郎特授依前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除祠部員外郎奉祠温州

紹興四年四月七日下張綱行

勅左奉議郎劉某朕方舉群策以收中興之功願天



下士有一善可取猶將簡拔任用而况已試之才為  
朕所知者乎以尔行義文辭縉紳推仰蚤膺器使入  
直殿坳嘉其久即退閑益自堅于氣節肆以即選還  
寘本朝朕之用人不以官職崇卑而為輕重徃祇厥  
服以茂遠圖嗣有褒遷毋虛朕意可特授依前官守  
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祠温州神主  
紹興四年十一月  
除浙東提刑  
紹興四年十一月  
一日下王居正行  
勅左承議郎新差權發遣袁州軍州事劉某鄉者國  
家承平日久朝廷尊榮士大夫雅意本朝而以任于  
外為失職故部使者之任寢輕而州縣之姦弊百姓

之疾苦遂至于不可勝數朕方念此其間非出于甚  
不得已而付之以事必求端良正直之士以充外臺  
耳目之寄庶幾治道之興或由于此爾修潔傳習直  
諒而文周旋臺省嚴寔甚休夫明御平反使四方典  
獄聞風皆厚類非俗吏之所能也尔徃欽哉其識朕  
意可特授依前官權發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  
除直顯謨閣  
紹興五年閏二月二  
十日下周綱行  
勅左承議郎新差權發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



劉某朕躬行苾祀加惠群工爰因甄叙之常式示褒揚之寵以爾蘊高明之性而輔以中庸挺交通之才而守以靜正惟嗜淵源之學素高廉退之風念去朝廷屢更歲月肆廣合宮之需用陞延閣之班豈獨彝章茲為異數益思報稱祇服寵休可特授依前官直顯謨閣差遣如故

除祕書少監

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本中行

勅左朝奉郎直顯謨閣劉某爾頃者擢自稠人寘之左右所以自立者固嘗有聞于人矣久由于外士論惜之圖書之府英俊所萃以爾之耆德宿望而富于藝文故使往為之長至于國史之得失邪正之是非非爾之緬靜以正則不足以有所辨別也爾其勉之可特授依前官試祕書少監

再除起居郎

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龍如淵行

勅左朝奉郎試祕書少監劉某自起居注行而著作之官遂分自時政記作而二史之職幾廢允惟賢哲昭示典刑褚遂良知人臣之當守官規模遠矣魏謩不敢陷人主于非法論諫兼之我得其人可追二子爾威儀有則悃幅無華談子房季札之聞兼彥輔安仁之美蔚辭章于正躰獎議論于醇風自去闕廷屢



更歲月幾條善政下轉而上聞一部諫書朝奏而暮  
召遂從蓬觀仍侍螭坳稔白壁之無瑕覺青檀之有  
舊尔惟善惡必記是非自明因以告猷茲惟朕志可  
特授依前官守起居郎  
除中書舍人  
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下  
勅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后以書命號令四方俾代予  
言是為重任不有君子孰能厥官左朝奉郎守起居  
郎劉某文字雍容老于儒學議論博雅達于古今細  
翔中外之聯稔熟聲光之美用演綸告足為國華且  
侍臣職在于論思而中書基本于政事彌縫庶績協

贊治功斯有賴于圖回况匪專于潤色其推素尚以  
副簡知可特授依前官試中書舍人

除兼侍講

紹興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下李誼行

勅朕惟唐虞三代之世載于詩書禮樂之文者尚或  
可考也悅聞其風庶幾所為故博延鴻儒宿學入侍  
左右與之探討其原而敷繹其旨盖以廣朕之志焉  
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劉某以忠厚之  
性純一之德而輔之以廣大精微之學儒林藝苑兼  
出縉紳自登詞掖寔代予言温厚尔雅比儷西京朕  
甚嘉之朕永念古今治亂之端思得直諒多聞之益



朝夕幃幄以備顧問疇咨在位莫如老成肆以是命  
尔夫啟乃心沃朕心尔之職也其勉之哉可特授依  
前官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賜如故

陳奉簡除給事中

紹興九年九月十日  
四日下林待聘行

勅朕惟基命令于西省謹出納于東臺責任雖同恩  
章則異肆疇望寔之懿俾專論駁之司匪以叙遷其  
惟德進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賜紫金魚袋  
劉某資涵夷粹學造深醇峻節清規蚤著士林之譽  
英詞麗藻蔚為文苑之華暨曲領于贊書擅聲稱于  
手筆徊翔滋久褒擢是宜其自綸闡進居瑣闥蓋致

盡規之義無慙批教之風尚懋乃猷以服子訓可特  
授依前官試給事中兼侍講賜如故

罷給事中宮祠

紹興九年十二月二日  
十九日下程克俊行

勅比詔從臣咸舉其類庶幾得士協濟康功倘所舉  
非所知碩有阿徇之私安所逃罪哉具官劉某蚤繇  
推擇進服迹朕謂宜事君以人副茲簡拔之意而乃  
陷朋附之迹乖論薦之公清議靡容彈章具在其亟  
鑄于荷橐尚退食于琳宮服我寬恩無忘自訟可罷  
給事中特授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賜  
如故



復祕閣修撰紹興十年十二月二日下張嶠行

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金魚袋劉某朕稱裡合宮肆眚象魏開棄咎之路既一洒于庶尤閔負罪之臣宜稍還于故秩矧乃甘泉之舊嘗詒刑史之書其需息榮以除壽媿以尔操行堅正文辭深純爰以脩能遂躋從列自干物議用致煩言願閱歲之已多諒思愆之既久茲因需宥肆舉彛章爰升論撰之華庸示甄收之渥廣仁恩之意朕方厚于臣工復玷缺之艱尔毋忘于飭厲可特授依前官充祕閣修撰差遣賜如故

落修撰宮祠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八日下段拂行

勅左朝奉郎充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某無禮于君眾所忿疾犯此不韙義其可容尔資性回邪專事朋附妄作弗靖自致煩言念嘗齒于近朕俾忝榮于次對殊昧省循之意敢形怨懟之辭輿論未平固難但已宜鑄中祕論撰之職尚卑真祠祿秩之優躰我寬恩毋重尤悔可特落祕閣修撰依前官差遣賜如故

再除祕閣修撰致仕紹興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下周麟之行

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某大夫七十



致君事禮也。曠乃舊臣之身，以疾賁之寵命，歸老于家。以尔夙負雋才，累膺簡拔，晚陪從橐，備罄論思。繇自踏于悔尤，致久棲于閑退。比陳衰疾，浸迫桑榆。投綬自願，當從所欲。升之圖書之府，列在論撰之官。勉服吾恩，益綏尔祉。可特授依前官充祕閣修撰致仕，賜如故。

除敷文閣待制

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八日下周麟之行

勅朕閱清風之誦，喜周道之復興。采鹿鳴之歌，思漢儒之間作。念獲成于大業，敢自眩于成功。有嘉侍從之臣，能繼聲詩之體。左朝奉郎充祕閣修撰賜紫金

魚袋致仕劉某學而筮仕，老不廢文。雖久服于林丘，寔舊聯于簪橐。脫冠謝朝，列方自樂。于餘年摘藻，揆天庭猶未忘于夙習。比覽奏篇之善，益知歸美之誠。此盛德之事，其何足以當之。庶一代之文，有可傳于來者。爰升次對，用賁褒章。尚保令名，以光晚節。可特授依前官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賜如故。

落致仕召赴

行在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下王綸行

勅君子雖乞身而去，未始忘君。王者以好賢為先，固難徇法。方群材之並取，豈舊德之獨遺。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劉某氣大且剛學全而粹畧徧清華之選荐  
分屏翰之憂持橐甘泉既竭論思之効掛冠神武尤  
高止足之風深居而德不孤暮年而文益壯韓愈之  
鋪張聖德相與竝名陸賈之從容諸公未忘經世亟  
就安車之聘尚分宣室之釐可落致仕依前官充敷  
文閣待制封賜如故

九

除敷文閣直學士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下王綸行

勅安車就聘甫及都門延閣陞華再還隱舍特厚老  
成之眷用敦靜退之風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長  
興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某蚤擢聲

名晚多述作紫垣青瑣嘗雍容于禁中綠水蒼煙旋  
逍遙于物外比招舊德共輯丕圖雖已掛于衣冠聞  
命而起果尚困于藥石以疾而辭具悉誠懇之言俾  
遂休閒之養其祇渙渥以介壽康可特授依前官充  
敷文閣直學士封賜如故

贈四官朝散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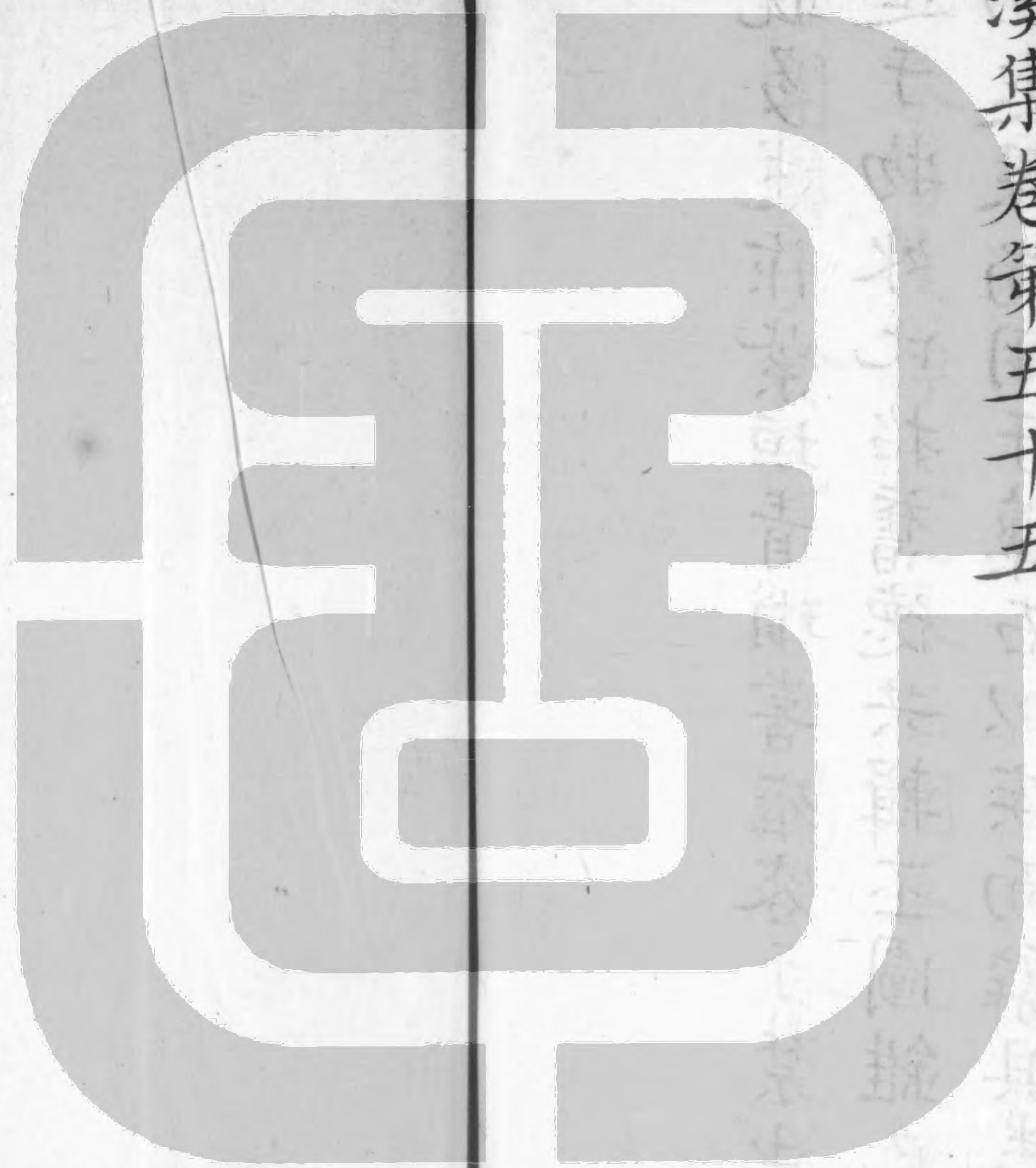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下楊邦弼行

勅朕眷優侍從惠及初終于其存也寵遇之禮無不  
至其既歿也褒贈之恩無不隆蓋明為國之經而極  
忠厚之道也故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長興縣開  
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某慈祥毓性



文藝名家綸闡嘉潤色之工瑣闥賴論思之益去朝  
雖久屢陞延閣之華知分甚明蚤遂安車之適菴從  
淪謝良朋怛傷爰峻陟于文階用追榮于幽窆諒惟  
冥漠亦克有知可特贈左朝散大夫餘如故

茗溪集卷第五十五





書